

曲肱齋全集

曲肱齋之陳建民題





最後遺囑及聲明



最後遺囑及聲明

本人陳健民，出生於湖南攸縣，現為美國公民，居住於加州阿拉米達郡柏克萊市，謹此聲明此為本人之最後遺囑。

- 一、以往所有遺囑皆作廢。
- 二、本人所有著作永遠維持非賣品供眾，但是僅收成本出售流通亦可。所有本人著作之出版皆應事先徵得林鈺堂居士之同意。
- 三、本人之所有銀行存款，於付清房租、醫藥費、火葬費、等之開支及完稅後，分別贈於如下：
 1. 總額之一半由在湖南之親屬陳相攸、陳公鏗、陳公騫、及潘雪明四人之尚存者平分。
 2. 總額之一半捐贈普賢王如來壇城，供做下列用途：
 - (a) 其中四分之一充做台灣金山五輪塔之維護基金。
 - (b) 其餘四分之三充做本人骨灰塔之建築基金。此塔應建於台灣金山五輪塔之近側，但不得移動五輪塔本身。
- 四、其餘所有產業，包括佛像、佛書及法器等等，皆贈於林鈺堂居士，以供下列用途：
 1. 所有佛像集中一處，供大眾禮拜。
 2. 所有本人收藏之佛書集中一處，供大眾閱讀。
- 五、本遺囑所未題及之任何親人皆不得繼承本人之產業。

本遺囑之執行全權委任林鈺堂居士且免其繳納保證金。林鈺堂居士得自行決定執行之方式及細節。若有未盡事宜亦委林鈺堂居士全權處理之。

立遺囑人：陳健民 簽名 *陳健民*
Chien Ming Chen
住址：2108 Shattuck Ave. Apt. 4
Berkeley, Ca. 94704

見証人：黃百肋 簽名 *黃百肋*
Juan Bulnes
住址：2000 Colony St. #5
Mountain View, Ca. 94043

見証人：黃明德 簽名 *黃明德*
住址：33779 Quail Run Rd.
Fremont, Ca. 94536

見証人：閔忠 簽名 *閔忠*
Chun-Kun
住址：4743 Wild Meadow Reach
Santa Rosa, Ca. 95405

一九八七年九月七日

陳上師淨土五經會通

目錄

《增訂二版前言》	林鈺堂	一
《林序》	林鈺堂	三
《代序》	陳祥耀	五
《後序》	陳祥耀	六
《第二十八講》	陳上師	一一
《第二十九講》	陳上師	一七七
《跋文》	陳祥耀	一三四
《第四十講》	陳上師	一三六
「三根九品五種異說表」讀後	林鈺堂	二九八
《淨土五經會通表》	陳上師	三〇二
參考：《參禪捷徑》	陳上師	三四一

《論往生之最低條件》	陳上師	三四五
《人天資糧、往生資糧辨別頌》	陳上師	三六七
《遷識證量論》	陳上師	三七一
附錄《淨土宗》	馮大阿闍黎達庵居士	三七六
《淨土篇》	馮大阿闍黎達庵居士	三八六
《蓮宗寶鑑》節要	元、虎溪尊者	三九四

增訂二版前言

林鈺堂

《陳上師淨土五經會通演講筆錄》刊行以來，頗受一般佛友歡迎，視爲法寶。在美流通六百冊剛剛贈完，即有林泰宏居士發心再印，並連同家人、佛友共襄盛舉。

值此再版機緣，我提供第四十講之筆錄，加入發表。當年陳上師蒞臨明尼蘇達州洛切斯特市潘府講經；之後潘先泰及李勃齡伉儷即發心加以筆錄。經過一年的工作，並經我校訂，才完成此稿。此講中包括對習定的開示，是十分珍貴的教授。

此講中涉及「三根九品」之討論，對智者大師「體真止」之批評，以及對楊仁山大居士因明量之批評。前二者我已在本書初版序言中指出尚待細研；後者我認爲是出於誤會。希望有心深入探討此等問題的人，能先研讀古德原著，並對因明之「宗、因、喻」之定義，有確切的瞭解。由於這些論點不是初學可以明辨的，所以我多年來遲遲不敢發表此稿。

初版中原擬附錄拙作以展示「三根九品」問題之尚待細研。孫一居士表示反對，而我也認爲實修篤行比學問探討更是學佛者當務之急，所以作罷。此次二版，我向泰

宏說明有此等問題，並寄以拙作，並無發表之意。後來經彼鼓勵，決定附錄發表。佛法在世間弘傳，不能缺少義理之探討，因此拋磚引玉，希望有助佛法學理層次之提昇。至於吾人對 陳上師證德之景仰，由獻身弘揚其教法而不宣自明。

依照祥耀之建議，補入相關之五經會通表；利用重新打字排印之圓明版本，附此鳴謝。

一九九四年佛誕日

於美國加州寓所

序一：《林序》

承恩弟子 林鈺堂

陳上師為利益一般淨土行人，從一九八〇年起，奔波全球，演講「淨土五經會通」。陳上師發願要講四十八次，略答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之宏恩。到一九八七年示寂，共講四十五次。（其中三次，派我代講。）一九八九年我繼志續講三次，圓滿其願，並撰文紀念。

陳師的「淨土五經會通」圓融各宗，行解並重。在理論上深入淺出，直指「無我空性」、「法界一體」之正見，以開導愚迷。在實修上按步就班，強調「無常」、「出離」、「老實」、「定課」，以杜絕苟簡。在證量上高瞻遠矚，期盼「消業往生」，乃至「即身成佛」，以警策懈怠。

陳師提倡「消業往生」，以止「帶業往生」口號之流弊；提倡融合禪、密修法於淨土宗，以期圓證彌陀之法、報、化三身。前者紮實一般行者之基礎；後者開示專修志士之前程。淨土宗經此整理、增益，煥然一新，而圓備矣！

第二十八次之五日演講，除上述特色外，並包含了修習九住，及禪宗參話頭、跑香等之講解，是實修上珍貴的開示。其中對古德「三根九品」及「體真止」之批評，

我個人認為尙待細研，方可論斷。

陳師示寂，忽爾已三年矣。彼之法務，諸如講經、著述、火供、獻瓶、超幽等，我都勉力繼志，不斷推展。其中獻瓶由當年之一百五十瓶，已增至三百一十五瓶矣。願此等努力能略答陳師及陳師母教誨之恩，並略慰父母、親友支持之情。

陳祥耀居士，為利益學佛大眾，與張展仁居士合作，筆錄此講。他們因為聽不慣陳師的湖南口音，恐有遺誤，所以請我校訂。孫一居士見到此稿，發心要印行流通。他們三位居士的發心及努力，令人敬佩。如此紀念 陳上師，誠是善體其菩提心的做法。我在此向他們謹誌敬謝之忱。

希望讀者能體會此講中，字裡行間流露的慈悲，進而切實遵行，親蒙法益，不負陳上師一生實修及弘法的苦心。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日

於美國加州愛爾舍利多市寓所

序二：《代序》

陳祥耀

敬禮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

為報師恩故，出此演講錄，欲與有緣眾，同嘗妙甘露。
末法成道難，念佛出生死，勿恃淨宗易，苟簡成流弊。
十念生安養，亦得心信樂，至誠生西願，此句經上見。
師心如觀音，法眼似文殊，會通符三量，引眾生正見。
願眾修成癮，檢點欣厭心，辨別往生糧，佛願有底線。
正見而實踐，不負講經願，流通諸功德，供師圓師願。

寫至「法眼似文殊」句時，恰逢地震，歲次庚午十月 陳祥耀敬序

《合訂本後序》

陳祥耀

六

陳上師示寂兩週年時，余曾將第二十九次當場筆錄原稿整理謄清，印贈佛友。孫一居士閱後大喜，函告有意印行，並謂他處之演講將設法收集，一併出版。唯未成功。後將彼美意語之同學張展仁居士，張君即謂：「羅東之前，在敦化北路所講，我存有錄音，不如先筆錄之，如何？」此事遂由此進行。

陳上師湖南鄉音極重，張君初聽而筆錄之，辨認極為辛苦，費力多而僅得其半，經余覆校稿補充再三，亦只近九成耳；乃敦請林鈺堂居士竟校訂之功。林居士三校寄回之稿，余每誦讀一回，即汗顏一次，蓋未經林居士校訂之稿，不只錯漏百出，且時或不免主觀之猜測，以致詞句謬誤，「郢書燕說」，令人噴飯也。是故讀者諸君當知，此書之能印行流通，普惠大眾如面，陳上師演講而悉能會意，林居士實居首功。因我等縱再努力暨「熱誠發心」，限於聽力，亦無法畢其全功也。

講記加入《附錄》計有七焉。陳上師之《參禪捷徑》乃林居士囑咐加入者。蓋欲補講演修上根之法不詳盡之處。有志閉關參究向上一路之行者，當詳細參考此篇，而所看話頭要能起疑情，而不是求答案，幸加予垂注焉。余嘗遇有人於陳上師講經

之暇，持其「參」過之話頭數條，洋洋灑灑地於各話頭下，寫上許多心得及答案，託余呈請 上師印證之情事，殊令人可憫復可嘆也。蓋其有心參禪，惜不得其要，枉走歧路，虛擲光陰耳。

《論往生之最低條件》、《人天資糧、往生資糧辨別頌》與《遷識證量論》，亦補講演中相關問題不足之處，讀者有心探究，相互參照，問題必可迎刃而解也。

至於附錄 馮大阿闍黎寶瑛居士之《修證——淨土宗》及《淨土篇》，因其闡發淨土義理，言簡而旨正，讀之易啟發信心與善根，此 馮居士鉅著密契佛旨，功德感召也歟！是故「淨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師序其《佛法要論》中讚歎曰：

「達庵居士馮寶瑛者，宿植德本，篤信佛乘，徹悟自心，深入經藏。憫斯人之迷昧本心，述救世之佛法要論，種種發揮，契理契機。」（按：《淨土篇》出自《佛法要論》）

陳上師更讚不絕口，曰：

「捧誦尊賜《佛教真面目》，如飲獅乳，感沁心脾。嘗讀《龍藏》于靈岩，瀏閱《頻伽》於縉雲，披《積砂》於淨林；搜圓五遺著，訪康藏密法，走數萬里，閱數萬卷；求其囊括精要，揭蘊玄微，令全世界學者，覽一以當萬，簡而不遺，引人入勝，

如斯大作，得未曾有！弟子不僅遵命融會，亦且矢志信受矣。」（按：《修證——淨土宗》出自《佛教真面目》）耆碩俊彥所見皆同，故特為附錄以嚮讀者，切望加之意焉。

若元朝虎溪尊者所示，則與 陳上師對在家居士之老婆心切語相髣髴也，可見前聖後聖，所示無二，則可生起堅固信心而信受奉行，定課無間，如此則往生淨土，勝券在握矣。「自是不歸歸便得，故鄉風月有誰爭？」。

有人或曰：「吾修大乘，行菩薩道，不求往生。」此概屬未與聞大機，未探佛懷，識見尚淺之初機學人，愚而自專之鄙見耳。淨宗八祖，蓮池大師《往生集·總論》云：

『天如禪師謂今人鄙視淨土，非鄙愚夫愚婦也；是鄙文殊、普賢、馬鳴、龍樹也。吾故集群經，以實其說。』

或者猶疑菩薩道大，似已不必求生。噫！自非位登妙覺，雖等地大聖，不能一日離佛，況其下者乎？蓋嘗譬之：爵彌尊則覲主彌密，彼荷擔挾鋤之輩，侶漁樵以自足，絕望於九重，而囂囂然曰：明主之不足親也。可哂也夫！』

《大智度論》於此亦互有發明曰：

『具縛凡夫，有大悲心，願生惡世，救苦眾生，無有是處！譬如嬰兒不得離父母，又如弱羽只可傅枝，未證無生法忍者，要須常不離佛也。』

是故吾人自審罪福根性，若已多劫善根成熟，具諸神通道力，心空及第歸，生而無生矣，姑不論之；反之當知，時當未法，去聖時遙，情塵日茲，障深如海，進一退十，戒犯已累累，定慧豈能成？而具縛業重凡夫，苟不此之圖（仗佛慈力，往生淨土）則命終之後，勢必隨所作業，於茫茫三界，託質受生，六道輪迴，枉受諸苦，無所底止也。稍具靈性者，思此莫不感傷，豈肯甘心五濁耶！今幸承宿昔善根，聞我世尊，以大慈悲，金口自宣「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之妙法，而不發菩提心，欣淨土之樂，厭娑婆之苦，發願往生，見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是為辜負己靈，恬無警悟者也！釋迦佛正見所指，阿彌陀願海所攝，尙望隨諸經論，深體會焉。若毫無修證，迷惑顛倒，煩惱深厚，并蛙夏蟲，猶不自量力、不生慚愧，不知脚跟立處，不知何所當行，而執理廢事，以凡測聖，可謂智乎？惟高明者裁之。

吁，淨土法門，其大無外，三根普被，利鈍全收，故體禪用密之大機者，見其大；具縛障深之小機者，見其小。近事男女，讀者諸君，可於 陳上師遺著，世親菩薩《往生論》，及歷來禪淨雙倡兼弘諸大師之論著，詳閱而深玩焉。

第二十八及二十九次淨土五經會通演講筆錄合訂本，梓將成，記其始末如此，並恭敬祝曰：

願 陳上師弘四十八講於海內外之至意，著《淨土五經會通資料》之深心，欲淨土宗行人「萬修萬人去」之悲願，藉此冊之流通而暢慰。

願促成此書之：

孫一居士，身心康泰，譯事增廣深妙；（註：孫居士譯著甚多，其著名者如《噶瑪巴傳》洛陽紙貴，一版再版。）

林鈺堂居士，進境日深，事業增勝無量；

張展仁居士，福慧增長，眷屬安樂吉祥。

並願：

諸傳持勝妙正法之大德知識，及其護法，事業增勝，皆大吉祥。

善住於諸學處之精進者，盡除障礙，修持成就；

淨信男女，順佛所說，信受奉持，離苦得樂，以及共不共乘，永遠興隆，饒益有情。

歲次庚午阿彌陀佛誕 學人陳祥耀 敬識

陳上師淨土五經會通 第二十八次

講於台北能仁學會

張展仁錄音筆錄

陳祥耀校稿整編

林銓堂居士校訂

第一日（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一日）

先且把佛教大乘淨土正見弄清楚

- (1) 覺到什麼程度方為正覺（參見第30、38表）
- (2) 大到什麼地步方為最大（參見第62、63表）
- (3) 淨到什麼程度方為純淨（參見第42、71表）
- (4) 樂到什麼程度方為極樂（參見第56表）

淨土宗呢，因為平常來看呀，啊、很容易呀。所以很多事情，古德沒有交代清楚，大家呢，啊、念佛的人呢，也不管這個問題。結果呢，一提出新的問題，大家個人的意見就不同了。所以現在先要嚴格地、根本地先來個整理。

所以呀，第一、佛教：佛教呢，佛就是「覺悟」。究竟覺到什麼樣子呀，才叫「正覺」呢？那麼釋迦牟尼佛，他在菩提迦雅，證到無上正等正覺，到底證了個什麼東西呢？我們當他徒弟的人呢，啊、他成了佛；他呢、覺到個什麼程度，他究竟覺到個什麼程度呢？

人家問我呢，釋迦牟尼佛，他這個正等正覺，覺悟了，他是個佛陀啊，他是「陀」到什麼樣子呀？是「陀」到地下去了嗎？哈哈（師笑），究竟什麼樣的「陀」法呀？所以呀，我們要了解這個「覺」。什麼樣才是「覺」呀？

大家都說：噢、我們懂空性的人呀，就是覺。然而空性的瞭解啊，各有各的不同呀！各派各派的說法不同呀！天台有天台空性的說法，別的宗呢，講「空、有」二諦都嫌多了，那麼天台宗再來一個「空、有、中」三諦啊。所以西藏人笑我們說：我們講兩諦都嫌多了，你還來一個三諦！那麼又到底哪一個是覺，哪一個是不覺呢？還有

這個，假如是說：說「空」就是「覺」，那麼說「有」的呢？都是一樣的，這個說「有」的嗎？啊、那什麼、什麼「有」呀，什麼樣子，才是根本的「有」呢？這個妙有又是什麼樣的「有」呢？啊、不能是個含含糊糊呀。

所以我以前呢，有個對子（對聯），你們可以看《五經會通資料》的第三十表《哲理之忌與其例》。這裡頭呢，頭一個是「籠統」，這是說這個籠統的毛病呢，我早就有一幅對子寫的：『恍恍惚惚杳冥冥，乃道家之幻想』。但是，我們佛家一向的呢，是有什麼名字呢？用這些形容詞：『的的歷歷惺惺寂寂，是佛教之真如』。所以，佛家講的這個「覺」呀，要證到這個「真如」呀！它是的的歷歷，惺惺寂寂，這麼明明顯顯的；不是含含糊糊的，不是籠籠統統的。不是籠籠統統的，那裡明明有個道理可以說得清的啊！

因此呀，我們應該要怎樣覺法呢，才把這個覺呀，這個覺悟的覺，找出來？那麼釋迦牟尼佛，他在雪山六年呀，現在很多人批評，寫文章批評他，說他在雪山六年，是白搞一場。那麼，現在那些外國人講：

「雪山，空得一場的；辛苦一番的，空白一場的，他不吃這杯牛奶呢，他是不會成佛的！所以呀，這個物質問題是很要緊，沒得這杯牛奶，他不會證得菩提。」

這樣亂說的，怎麼樣亂說呢？請問：

「假如他沒有這六年的辛苦，這一杯牛奶真的有這麼大的作用嗎？」

我們天天一杯牛奶呀，也有吃兩杯牛奶的，反沒有看到證到菩提呢！那一天喝兩杯牛奶的，應該要證無上正等正覺，還要加一倍，證到最高的境界，結果沒有呀！

我記得我在獻花岩修的時候，一天呀，就是自己拿著岩洞的水、崖邊的柴，點起火、煮點稀飯吃著，就打坐。那天呢，幾個無聊的人問我：

「五十里路以內呀，都是光禿禿的，是打老虎的地方。」

原來這岩裡有兩個老虎住，牠們（老虎）啊，看我來之後，牠們就把地方讓給我

之後啊，有些人說：以為我已經被老虎咬死了。因此有些人就懷疑，所以來探訪我。有個人，他帶了些牛肉，他家裡是打獵的，帶點牛肉來。他說：

「啊，你還在這裡打坐！」

他就趕緊把火升起，煮些牛肉湯給我吃；我吃了肉湯以後呀，我那一坐，覺得好的多。然而呢，假如我在吃牛肉湯以前呢，我在長沙隨時到牛肉館子吃牛肉湯，並不覺得有個什麼特別情形。但是在那一個時候，吃慣了這個岩洞飲食的人呀，他吃到那

個東西就不同些。所以啊，這個隱勁一發呀，有的時候要經過一種啊！好像是射箭一樣，你要把箭射出來，你先得把箭拉後面來啊，然後，再發射出去，便發得很遠，射得很遠。

所以密勒日巴後來呀，原來是吃得很少啊；後來吃了他的妹妹拿來的，吃的東西啊，吃得好一點啊，結果他就成就好一點。然而這前頭這些辛苦啊，並不是白費的；有了前面這些辛苦啊，然後後面這個呢，他整體的作用很大。所以呢，這個努力是像築牆那樣的，硬是要有築基，先把那一個個磚疊起來，多來一個呀，然後你成功就特別高一點。

所以呢，釋迦牟尼佛六年辛苦之後啊，他發現了有這個印度教的、那時候喊婆羅門教，這個「神我」。他的這個「神我」呢，還有一個薄薄的影子啊。那麼這個薄薄的影子呀，這個東西他認為還是一個障礙。

所以他後來在菩提迦雅，把這個障礙完全地丟掉之後呀，他就豁然貫通了。在他豁然貫通之後，有兩個要緊的事情發現了，就是他證得了：他辛苦修行所證得的東西呀，並不是他自己發明了什麼特別東西由他智慧得來的，而是有一個先前的東西呀，在萬古以前呢，它原來就有的！它不管任何人呀，它的這個人人有的五智，他豁然離

垢——豁然離開了，把自己的、那個蒙蔽他的東西，他豁然離開了，一下子就「淨」下來了。這就好比擔一捆柴一樣的，拿這一捆柴呀，把這捆柴紮緊，背負下山，抱在懷裡，到了家裡呢，就不怕它掉了。咦，放下去，那個柴一倒下去呀，一鬆下去呀，啊、那種境界的樣子。

還有從前啊、有，現在也還有呀，我們喊車子呀，喊這個小車子，有時為著一個錢、兩個錢的差別，講價沒有講成功，心裡很緊張。好不容易他答應了：「好好好，你坐上去。」你坐上去，你屁股蹬下去，什麼萬事都了的樣子。哦！他豁然輕鬆了！那一個境界的樣子現前，就是這樣。那麼，這前後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差別。因為你們講的什麼價錢，又減了你什麼？那你有自己，你就有這個我執，你就被這個錢，就夾起來。他沒有這個情形，這個心識放開了，一點都沒有了，所以一下子就沒有東西限制住了。啊、所以這個覺呀，它並不是先有個始覺，而是有個本覺。而這個本覺呀，並不是他創造的，所以釋迦牟尼佛，他並沒有說他創造了一個本覺。

所以他成這一個佛，他這個本覺是原來就有的，無始以前就有的；沒成佛以前，就先有這個本覺，這個本覺是無始的。因此呢，所以證得這個無著、證得這個無功用、證得這個無為法，是純乎其純，不加以絲毫功力，啊、其中毫無任何目的。毫無任

何目的，由於這個原因啊，所以「覺」呢，並不代表覺得我這個是貪煩惱，我這個是痴煩惱，我這個是疑煩惱。這種「覺」、這都不算是覺。要覺到什麼樣子呢？覺到你自己發現了有這個我執。

你說你沒有這個我執，都不能夠證明你覺！證明你覺的，只是你這個「我」！就是你這個無形的「我」在裡頭做主。「我」這個東西呀，你抓不到，你也並沒有制止「它」，而你偏偏還是接受「它」。因此你呀，隨時心裡都聽「它」的指揮；而且呢，有這個東西還是個禍根。

普通人呀，研究這個民生問題的，增加這個財呀。所以外國人說呀：金錢呀、愛財呀、愛錢呀，這個是個禍根。啊、大家都認為這個是禍根。或者呢，有的人覺得「貪瞋痴慢疑」是個禍根。其實這個「貪瞋痴慢疑」是不是禍根？還是最後因為什麼東西呢？就是因為這個「我」。

這個八識裡呢，你的第七識呢，加入這個八識，八識它自己沒有說：「我是我」呀；第七識就捉住這個八識，就以為它是個「我」。第六識呢？它是個意念、思考、瞭解、分別，有這個「我」是行不通的，但它可以變成「妙觀察智」。它一定要把這個第七識完全打破，變成「平等性智」。它完全沒有「我」了，它一切都平等了呢，

啊、然後「人我」、「法我」都沒有了，然後思想就可以解空。

所以你看這前五識：眼、耳、鼻、舌、身啊，這些五根、五塵，都沒有什麼妨礙，後面這個八識，它也沒有什麼妨礙，它不過「含藏」，它是無副作用的。那麼最可惡的就是這個第七識，它劫持八識搞出這個「我」。所以呀，你把這個「我」一除掉了，你這個覺悟就達到了。所以最難的呢，是要除掉「自己」，那個「我」呢，真正停住了，啊、這個就有得「忍」，所以說，要得「無生法忍」。所以說，要證到「無我空性」，啊、要「法無我」、「人無我」，兩種無我的空性證到了，才能夠得到這個無上正等正覺。

我們佛法呢，就是這點特別。釋迦牟尼佛在菩提迦雅，他所證得的，就是這個東西啊。而這個東西呢，他發現這個、那是他發現的，啊、就是曉得這個道理，我們現在在這裡講，我也會說。但是我也不能夠說我已完全證得這個東西；你不能時時刻刻保住這個東西，所以這點是最難。它來，你不曉得它來了；它現在就靠著你，你也不曉得它靠著你。所以功夫最難的，就是這一點。

所有一切功夫呀，八萬四千法門呢，都是要來取得這個東西啊。一層層地剝呀，抽繭剝絲地剝一層層的皮呀；像蛇脫皮一樣的一層層地脫，外層脫了又脫內層，脫了

又脫，脫到最後這一層呢，還是這個、這個——「我」。

於是把這個迷失的「我」、「自我」；先把身的、身相的「我」，然後把法相的「我」，然後把煩惱相各種的「我」除掉。因為自己有「我」呀，就有煩惱；家有一「我」呀，家就有煩惱；國有「我」呀，國家就有戰爭；因為世界有「我」呀，世界就有戰爭。啊、美國有美國的「我」，我們有我們的「我」，戰爭發生在這裡。

所以真正成佛以後的，每一個人都把這個「我」去掉了呢，那麼私人上啊，就去掉了「私我」；國家呢，去掉了這個「國我」。這個就真正是、這結果就成為：整個就是一個「法界平等性智」，這是法界的「常寂光土」，那就是真平等了。啊、所以「覺」，要「覺」到這個程度。

那麼「大」，要「大」到什麼程度呢？才是「最大」呢？我們要參考這個六十二、六十三表，這個「心」字。我們每個人都是說：我們要發大心，發菩提心。發大心，這個心呢，大家都認為這個心最大，這個心就是最大的。然而呢，你把這個心放在裡邊呢，你把物丟在外面呢，這個心就不能算是最大的了。為什麼？這個「地、水、火、風、空」，這五大還不大嗎？它也是「大」呀！你把前五大這些都不要，你只顧後兩大——見大、識大。你把這個識大、見大就認為最大，認為是唯心的，這個是法

相宗的法呀！它是這個阿賴耶識（八識）。所以講到最後的佛教的解說，它是「七大緣起」！七大緣起混合起來，要包括心、包括物呢，才是真正「大」呀！

所以我這個表啊，把所有的心，都拿出來了，這一個「心」啊，你們各位可以翻到這一個表啊（62、63），這個表裡頭，因為內容很多，也很複雜，問題太大啊，所以就編成兩個表，請自己看就可以知道了。（師翻表）

這裡頭很多類別，如果是物理心詞啊，這個心宿啊，這心宿，這個完全是星的名字，屬於東方五星的這個星宿。

還有《易經》呢：「于其木也為堅多心。」這裡「心」呢，是指刺啊，這個的心，這個也是物理的。

還有這個，最多的心呀，《南史》的：「菜不食心。」菜心、藥心、觥心、橋心、庭心、葉心、潭心，這些「心」啊，都是以物的中心為名，這都是物理的。物理的「心」呢，那就根本不能啊，不能夠說是心方面的，它那是「物」呀。為什麼又叫做「心」呢？所以這個道理啊，依道理說啊：「心、物是相對的呀。」心嘛，就是心啊；物嘛，就是物啊。所以佛洛依德說：「形而上者為心，形而下者為物」。所以精神就是「心」呀；物體就是「物」呀。

再一步說，生理的就好比我們講肉團心哪，這個肉團心呢，這個腹心、肝心啊、心肝啊，這些都是生理的，還不是物嗎？我們殺一條豬，拿出來一個豬心；殺一條牛，拿出來一個牛心，這個，是可以解剖的。

這個《萬姓統譜》啊，也有這個姓「心」、姓「心」的。

底下這個心理的心啊，就很多意義了。說「意志」也可以說是心，說「義理」也可以說是心，說「智慧」也是心，說「意會」也是心，說「意識」也是心；啊、講感情的心，那就更多呀，所以在底下說，很多啦。

再進一步呢，說性理的，就是兩性。兩性有關的：「春心、閨心」，這個呢，與性理有關的。

最後這個呢，這是哲理的，也可說是宗教的。宗教裡面呢，就有道家的理，道家講「天心，神明之主也。」《易經》說：「復見其天地之心乎。」啊、「道之本源也，道心、仁心、公心、恕心……」這是道家的。

佛家裡頭呢：「真如妙心」，「元明妙心」，「如來藏心」，「事一心」、「理一心」。根據我們這個《淨土五經》裡頭的這個《十六觀經》中：「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這個裡頭也是個「心」字。但是這個「心」字啊，就不是那個與物對相的心；

是個絕對的超脫心物二者的「心」啊！超脫心、超脫物！

所以啊，從印度起，從釋迦牟尼佛起，這個「心」字，都是濫用的。本來你說「真如」就很好了；你或者說「法界」也可以。你何必加個「心」字呢？那就不對了。所以佛經說：「真如妙心」、「元明妙心」、「如來藏心」，這些「心」字都不是心。為什麼不是心呢？因為這個心是超脫心、物二者之上的，它不是凡夫心。所以禪家都說呀：「啊、就是無心都隔一重關了！何況還有心！」

所以「心」這個東西啊，這個，馬祖的這個「即心即佛」啊，也是他說的；「非心非佛」，也是他說的。那麼，原則是這個佛成了佛呀，你並不是「心」，「非心」也還是可以成佛，「非心非佛」也是還可以成佛；「即心即佛」也可以成佛啊。所以法常（馬祖禪師之弟子）他說：

「不管你說『非心非佛』也好；『即心即佛』也好，我還是修我的『即心即佛』。」

這個意思，「即心即佛」、「非心非佛」，還是一個東西啊。所以那個「心」呢，真正的這一個「心」呢，是已經超過形而上的以上了，不叫做「心」了。

「心」，所以從頭一個起，心完全是物，這個頭一個起啊，自頭一個定義起啊，

心完全是物；從後面起，心半是心、半是物；到最後一個起，心完全不是物，也完全不是心！

所以《根本智》就說呀：「這個心的問題啊，不光是根本如此，認不認識如此，證得亦是如此。」所以蓮花生大士，他這個紅教的道理啊，也被人家誤會啊，說是唯識宗。其實紅教這個「大圓滿」的道理啊，並不是唯識宗。所以不少人感覺，連紅教自己呀，都有仁波切他的書上談這個「心」啊，都說樣樣都是心呀！這些都是不懂道理，沒有修證的人，沒得修證經驗的人，道理不太明白的人呀，都是把這個「心」字，弄得一場糊塗的。

我這裡啊，整理出有關《淨土五經》裡頭的「心」字，就提出很多的例子出來。（師翻63表）《十六觀經》，頭一個觀：「應當專心」，這是一個「心」字，這個心字就是心理的「心」字，心理上的「心」字。

第八觀裡頭：「諸佛如來是法界身，遍入一切眾生心中。」這個心是什麼「心」呢？這一個是心想佛時：「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心即是卅二相，八十隨好。」

「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你看這些個心，又是指什麼樣的心呢？

你看這個「遍入眾生一切心想時」這個「心」又是什麼「心」呢？

「是心即是卅二相」，為什麼搞個卅二相呢？卅二相不是指「身」嗎？身體的身啊；八十隨好也是「身」呀，身體的身。

「諸佛如來是法界身」，法界身又是個什麼「身」呢？其實法界身就是真正那個「真如妙」啊！那個真如妙啊，那個東西，就是那個「身」。所以「法界身」與「真如妙」，曖、就是一個東西啊。

所以啊，杜順法師，他是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啊，他安名字啊，就安的不同啊。他不安什麼「心」字啊，他一次就說「法界」，那個說的好。因為法界包括「心」字，也包括五大（地水火風空）。五大也在法界之中啊，心也在法界之中啊。法界之中，五大也有，心大也有，識大也有，見大也有。因此呢，法界是包括七大（地水火風空識見），所以他那個「法界觀」就是「七大緣起」的根源。

密宗下三部（事、行、瑜伽部）所謂「六大瑜珈」，也是根據這個道理而來的。啊、至於「法界身」呢，這個諸佛如來啊，都是稱「如來」、都是稱「法身」、不是稱「化身」。不是稱化身，而是稱如來的；這個法身呢，一定是稱如來。所以「如來而來」啊，也可以稱「如去」，「如去而去」也可以。曖、所以呀，「其來也如如呀

，其去也如如呀」。啊，所以「如」也，似乎如此呀，來也非來，如來而已呀，啊，去也非去，如去而已呀！世間一切萬法，如如而已呀，沒得一個真的。為什麼？它們每個都是無有我呀，都是無我執的，樣樣都是長個樣子而已呀，法爾如是。

所以說，世界宛然如在呀！所以說，是法界十如。啊，所以「體如是」、「相如是」、「力如是」、「報如是」、「緣如是」、「性如是」、「因如是」、「果如是」、「作如是」、「本末究竟皆如是」也。所以這「十如是」，《法華經》裡頭，這個道理講很多，都是佛說的。

所以「世間相常住」，原本依據世間法啊，應是諸行無常啊，應是生滅法啊，怎又說是「世間相常住」呢？他疑惑那個常住了，他想不出那個「法身常住」，想不出那個「無我空性常住」。所以能夠了解這個「無我空性常住」呀，然後才能夠了解阿彌陀佛的法身佛啊！然後才曉得阿彌陀如來。這個諸佛如來，阿彌陀如來是法界身呀，遍入任何一個眾生呀。這個「心」，我這個「心」，我們這個「心」也是存於法界；他（佛）這個「心」，也是存於法界，因此呢，他沒有一個眾生不憶念，沒有一個眾生不救渡啊！也沒有一個眾生不接引呀！沒有一個眾生他能夠捨棄呀！

所以呀，他這個願發得大呀！他這個心也發得大呀！這路子大呀！大到這個樣子

，才真是「大」呀！

是心作佛的這個「心」，就是法界心啊，是法界身呀！是法界之佛啊！你若一定要堅持個什麼東西啊，啊、不管你這個美國最大的資本家，福特他有很多錢，他生前是美國最大的資本家，他不算大呀，有千千萬萬的Ford（福特汽車），他不算大呀！好比說希特勒，好比說史達林，他們的權威；還有毛澤東的權威很大，大到不可說的，權威這麼大，他不大呀！他還得死呀！他不能了知法界身呀！啊、他在他自己的「我」裡頭，他自己死，自己苦呀！自己墮落呀！曉得這個呢，才曉得這個「大」呀，才曉得這個「心」呀。曉得這個「心」呀，你才不會隨便亂來，亂拿一個「心」呀，說是佛呀，不是亂來隨便亂拿一個「心」就是佛啊。要懂得法界身的這個「身」呀，才了解真正原來的「心」，包括七大，包括前五大及後二大，那個才是佛。

淨土宗啊，到底淨到什麼程度呢，才是純淨呢？為什麼一定要到西方極樂世界呢？不但是我們西方三聖贊成，六方佛也贊成，還有十四個佛國的菩薩也要往生。偏偏法相宗的人，他們要往生彌勒內院，在兜率天，他說兜率天近些；這個要十萬億佛土的，就遠些。到底這個遠近問題，道理怎麼樣？是不是這個遠的就難往生一點，近的就簡單一點。那遠近跟成佛有沒有關係呀？是不是灰塵少了就是淨了呢？這

個「淨、穢」到底有什麼關係呀？淨，到底淨到什麼樣子，才是「淨」呢？真正的這個條件在哪裡呀？

所以我們淨土宗呀，一定要把淨土弄清楚呀，才算是真正修淨土宗呀！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在這個五濁惡世啊，這個阿彌陀佛就說：我們現在在在這個「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這個五濁惡世裡頭啊。那麼在這些五濁惡世裡，對方啊，就是五智，五智的清淨佛土呀！五智就是：「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法界體性智」，這些都是真正的、最純潔的東西呀，這些東西呢，都是建立在無我上，都是建立在清淨的空性上的，它沒有私人的這個染污，沒有這個。《心經》所謂的「心無罣礙」。

這裡說一個小故事給大家聽，免得打瞌睡，哈哈。（師笑，眾亦笑）

一個和尚啊，打發一個小和尚啊，去送個信。那個小和尚啊，很純良。他說：

「你好好地呀，這裡有一個信、一雙草鞋、一把傘，啊、那麼你就好好地送到那邊那個方丈那兒去。」

他這個小和尚啊，走在路上，他就想呀：「哦！這個傘在這裡、草鞋在這裡、信也在這裡，但是我的師父說有四件東西！」還有他自己，他就忘記了自己。他就趕緊

跑回去，說：

「師父呀！啊、東算西算，算來算去，只有三件。信也有、傘也有、草鞋也有，但是另外一件，我不知道掉到哪裡去啊？師父呀，我覺得很慚愧呀！」

「啊！你為什麼覺得慚愧？你不是都有了嗎？」

他說：「有四件，我還少了一件。」

「你這個東西，你不是在嗎？」

「哦，喔！我在那裡呀？」

一問，咦，他忽然覺悟了，他師父也覺悟了。因為沒有了這個東西，這個「我」！（師笑，眾亦笑）

草鞋不是他、傘也不是他、信也不是他、嘴也不是他、鼻子也不是他、腳也不是他，那麼他這個「我」究竟是在那裡呢？他雖然跑來跑去，但是根本沒這個「我」嘛！這個「無我」要凌超啊！不一定要打幾年坐，修幾年行才有呀！主要是要仔細的體驗呀！「無我」可以體驗出來這個空性的道理。

所以呀，真正無我空性呢，也沒得人呀，樣樣都是從「我」這個禍根起啊。它才言語嘛，其餘都不會言語的。比如你買一棟房子，你買一塊地皮，那地皮之中呢，有

一顆樹啊。那個地主就說：

「我這個樹是不會賣給你，這個地皮就賣給你了。」

那個人說：「不行呀！你不把這個樹砍掉，我就不交這個錢呀！」

啊、這個樹呢，就是「我」。就好比一個人呢，它一顆樹，只佔一個小地方啊，然而這個樹佔住了中心，它跟這一塊地有沒有大關係呢？所以他看起來沒什麼影響，但是他佔的地位很高呀。他隨時有這個「我」在指揮這個自己。

所以你一有「我」呀，就發生有他了，一有他了，就有憎有愛了；一有愛呢、有憎呢，就有親了、有仇了。愛就貪啦，不愛就瞋啦。所以這「貪瞋痴」就跟著來了；「貪瞋痴」跟著來以後，「殺盜淫」就來了。啊、私業如此，共業也是如此。所以呀，這個淨不淨呀，普通人認為呀，主要是戒行好啊，不犯「殺盜淫」啊，久就「淨」了。其實最基本的，就是看有「我」，無「我」。

所以念佛呀，要念到一個什麼程度，念到自己「無我」了。啊、那個就是「淨」，那個就是淨土呀。所以說：「去則實不去，生則決定生」呀！生，是生個什麼？生在淨土啊。去則實不去，為什麼呢？因為無我，這個地方就是淨土啊，到處都是淨土呀！你沒個「我」，你到處都是淨土呀，你沒個「我」，你到處都是淨土呀，到處都

是！所以呀，有很多地方呀，啊、都發生一些問題。

第一是，我們這個法相宗的人呀，都喜歡提倡這個生兜率天，因為兜率天是在天上，沒有這個十萬億佛土之遠，所以易得生。所以玄奘法師也提倡，太虛法師也提倡。他們一說呢，所以原來憶念菩薩和念佛的人，都跑那邊去了。同時呀，魏晉之間呀，唐以前呀，很多人都提倡，因為這個慧遠的師父呀——道安法師呀，他自己就是主張生兜率天的，他還有八個徒弟，都生兜率天。

所以那個時候的佛像啊，都是塑彌勒菩薩、塑彌勒佛，少有塑阿彌陀佛。從唐以後呢，就提倡阿彌陀佛，然而這些地方都不是真正問題呀！所以要曉得這個真正問題呢，要看這個表呀——四十二表，就是「四聖六凡」。從這個表裡頭，我們就可以發現啊，這個「帶業往生」，絕對是不可能的。說帶業只能帶這個「惑業」呀；不能帶這個「煩惱業」、「重業」；不能帶「五逆十惡」呀！這個帶業問題，是當作帶五逆十惡才發生問題，那個是經文上的問題；不是那個自己生的問題啊。因為這個五逆十惡的問題呀，就有這個「帶」、「不帶」的問題啊。要消業的！是「帶業」那個有理呢？還是「消業」那個有理？他根本沒有看的清楚。

那個《觀經》呢，經上說的嘛，你消幾十劫、消幾十劫，消很多劫，消無數劫，

就是消業。這個《觀經》裡頭，這是消業嘛，看四十二表。沒有這業呀，他就到這個地方了，「心淨則土淨」啊，「業淨則土淨」啊！所以我們現在要這個淨土，要「淨」到什麼程度呀？啊、這淨土的「常寂光土」呀，若是能夠了解這個空性的無我，馬上這裡就證到「常寂光土」呀！「常寂光土」到處都有呀，人間也有；你在這裡能證到空性無我、地獄裡頭都有呀！如果不相信，我們隨便舉上一個例子：現在呢，地藏菩薩住在地獄裡頭呀，他不是在地獄裡救眾生嗎？他在地獄裡頭救眾生，他不是在地獄裡的苦嗎？地獄裡頭，有八寒、八熱；刀山、劍樹，他在那裡受苦嗎？他已經證到菩薩摩訶薩，他已經成就了，他若在受苦，他還有時間來度眾生嗎？他不是住地獄、那麼他一天在地獄，到底是在哪裡生活呢？他住在什麼地方？他是向閻王租的特別房子嗎？（師笑、眾亦笑）那個房子要好多價錢呢！（師笑、眾亦笑）他也是有他的「常寂光土」，他在地獄裡頭有他的「常寂光土」，他有他的「實報無礙土」呀！為什麼呢？他「心」在那裡，「土」在那裡；「心」「淨」，則「土」「淨」。

所以呀，十方佛土，它是這個四土呀，就是到處都有呀！所以這裡也有四土呀，這個雞足山，有雲南的雞足山，印度也有雞足山；中國有個五台山，也是文殊隱境的地方；香巴拉是印度的，鄔金刹土也是印度的呀。啊、這些土很近呀，這些都是佛

教徒能往生的地方啊。然而呢，你不能說這些就近，那裡就遠呀。就是竹林寺啊，那個法照法師，他自己頭一次見到了；第二次、第二天再去，就見不到竹林寺了。他自己都見不到了，何況還要人家去呀；何況死了以後，死了以後他見得到，見不到還是一個問題。

同一個地方，它可以有淨土啊，有隱有顯啊。所以說，這個「法界觀」，《華嚴經》講的這個「法界觀」呀：有隱有顯，隱中有顯，顯中有隱呀！

還有，這裡有一個老故事呀：這個無著、世親、獅子覺他們三個是好朋友（佛滅後九百年之印度高僧，無著、世親菩薩均為唯識宗之祖），都發願要到這個彌勒菩薩那裡去，他們說：

「我們三個人呀，有的說彌勒那裡易得往生，有的說難得生，所以哪個先到啊，他就要回來報信！」

「啊，好！」

結果呢？最先死的是獅子覺。獅子覺死了之後兩、三年也沒有消息，三年之後呢，這個世親也死了——「無著、世親、獅子覺，三人發願不全確」三年之後，這個世親也死了，他就來報信告訴無著，因無著、世親是兄弟——「三年世去

後來告」他就告訴無著，他自己見到彌勒佛了，他是在彌勒內院。

所以兜率內院與兜率天是不同呀！兜率天就是天道的天啊；兜率內院呢？它是天道理頭的淨土啊。那是天道的本道的天人在那裡也見不到呀！獅子覺找也找不到啊！（陳師之詩句為：「無著世親獅子覺，三人發願不全確；三世去後來告，獅子惟貪天上樂。」）

我們在這個人道，人道裡有雞足山，雞足山有個迦葉尊者啊，他是住在裡面啊，拿著釋迦牟尼佛的衣鉢，要等彌勒佛來呀，一直等到彌勒佛下生呀。那麼你曉得他住在雞足山裡面，但是沒有一個人可以去見得到他，什麼道理呢？所以樣樣都有四層啊，所以我講四層的道理，這裡有個表啊（31、32表）每一個東西啊，它是法界的萬象之一，法界就是外表這個總體而已。萬象呢，是指每一個單位而已。就好比板栗，我們吃的板栗。板栗的外層，外面一層是那一層呢；板栗有四層，板栗自己有板栗的法界，板栗的頭一層呢就是毛，你搞得不好，就把你的手給刺了，這是外層。第二層呢，它就是一個硬殼，那個咖啡色的硬殼，你沒有刀子啊，它就剝不開，你把沙子一炒呀，可以炒掉呀，可以爆開，或者用這個刀子搞開，啊、這是內層。第三層呢，就是紅皮，你把這層拿了，它就一層紅皮嘛。啊、那個紅皮呢，你把它剝開呀，

還是可以剝，要很久就是了。第四層就是要吃肉。所以凡是一個東西，都有它的四層。

第二個很好的比喻：譬如有人請吃飯，一個現在過年的一个大錦盤的一個盤子，盤子裡頭有很多肉呀、有雞蛋呀、有雞肉呀、有海參呀；也有燉的、煮的、炸的東西呀；也放了很多筍子呀，也摻了很多這個奶油呀。那麼這個肉呀，接近海參就放在那裡呀，也不一定呀。所以啊，饕餮家他就不同，他這個外、內、密、密密四層，它就不同呀。外層呢，他就把這個筷子，挾了一塊呀，這是外層的。內層呢？他早已經挾一塊放在口裡吃了。密層呢？他一直就在心裡想著它呀，他這個、哈哈（師笑）就是吃海參時，過來偷望那個肉一下啊，偷望那個菜一下。密密層呢？他想呢：最後啊、那個碗子底下啊、可能還有啊，這是看不到的地方啊，這個都有四層。其餘呢，也可以講道理呀，啊、一層一層的。

因為快要到九點鐘了，所以我就不多講了，你們就自己看啊，沒有時間講；自己拿回去看，以後對這個就自己看了。

所以啊，一切事都有四層。所以我們這個淨土呀，也是有四層：外呢，就是「凡聖同居」；內呢，就是「方便有餘」；這個密呢，就是「實報無礙」；密密呢，是「

常寂光土」。啊、一層難一層，一層包一層，啊、現在我們不講彌勒淨土，來講這個月球的故事。

這個地球啊，我們的這個美國，美國這個有錢的國家，她有很多錢，啊、從事火箭，衝上去到了月球裡頭，用各種的辦法，怎麼樣拿這個泥巴；啊、還怎麼樣有淺有深，怎麼樣帶下來，帶下來怎麼保持，保持之後，怎麼檢查。結果，檢查的結果，還不是泥巴！哈哈（師笑、眾亦笑）。沒有什麼嫦娥呀！但是到底有沒有呀？他怎麼檢查還是泥巴！他怎麼樣檢查還是外層的，他並不能見到內層，何況密層！

那麼你如果假想他們月球呀，也有科學家，也把她的火箭射到我們地球，射到我們這個世界來，射到菩提迦雅，射到印度菩提迦雅。他們說呀，他們都有讀過歷史呀，說是有個什麼釋迦牟尼佛，有六通呀！有十玄啊！十八不共法呀！講得很神奇古怪呀！我們去看看到底怎麼樣？一射來也到菩提迦雅，菩提迦雅只有見到泥巴，也把泥巴拿回去，然後說沒有釋迦牟尼佛！還不是泥巴啊！哈哈（師笑、眾亦笑）。啊、他們就說沒有釋迦牟尼佛；所以他們就相信沒有釋迦牟尼佛。我們還相信嗎？我們這個歷史上有這個根據呀！他有父親、有母親，我們知道；他是那裡生的，也知道；他做過什麼事情，我們知道；他對我們有什麼教訓，我們知道；他影響全世

界的佛教，我們知道。

所以呀，說這個道理呀，隨處都有淨土，隨處都可以發現淨土，沒有什麼遠近的問題。隨處都只要你自己參究深入，你就可以得到高深的東西。啊、你不必在這個無謂的、無意義的討論上受到這一方面的影響。這個遠近、這個距離呀，不是這個測量的、這個物理上的距離，而是一種這個哲理上的距離。你如果知道這個道理，就能夠「不行而到」；不知道這個道理，那麼你就「咫尺天涯」。啊、那麼你們就說啊，這個道理，你說是知道，沒有這個事實吧，我們也可以舉個例呀！

從前 密勒日巴，他在喜馬拉雅山。喜馬拉雅山最高的峰呢——埃弗洛斯峰，看見有個外道呀，坐在那個埃弗洛斯峰上面。他就說：

「你不應該坐在那麼高呀，你應該把這地方讓給我。」

外道說：「如果你要的話嗎，我也可以讓給你，但是你要同我比比神通。」

密勒說：「可以呀，我可以比，怎麼比法？」

外道說：「我今天先下來，我們明天早上起來一起上山，哪個先到這個峰上啊，哪個就佔有這個地方。」

啊、密勒日巴就答應他。答應他之後，啊、晚上就睡。密勒這一睡，睡了以後

，根本就不醒了。他那個騎鼓的外道，他把鼓一騎，他就飛了，他已經飛了半山了。他這個徒弟，密勒日巴的徒弟呀，啊、他說呀：

「啊、師父呀，你趕快起來呀，他都已經到了半山了！」

「哎，不要緊啦，讓他去到，沒有關係。」

「喔，馬上要到了！」徒弟就說：「馬上要到了，那你就輸了，你就得這個地方不到了！」

「哪有這個事情！」

一下就到了！他（密勒）根本就不行而到啊；他心、他心一動念就到了。

為什麼呢？你心在那裡呀，這個心、他這個「心」，不是這顆心。這一顆心，在這裡想的這顆心呀，那是有「我執」的這個心。有「我執」的心，你自己一定「縮縮」啊！你天天把它這個小小的、豆子一樣的那一顆心（師手比，眾大笑）。

我們湖南有一個人呀，他那個訓練那個蚤子，牠可以跳舞。他每一次訓練三、四個蚤子跳舞。他賣藝的，可以賺很多錢。那每一個蚤子會跳舞，但是每個蚤子呢，跳了五、六次舞以後，牠就死了，牠這是小蚤子啊。那個「我執」的心，他就沒有法子了。

大心呀，「他」是同法界平等的，法界「他」自己就到了，「他」本來就是我的地方啊，自己就到了嘛！他（密勒）不用走嘛：

「這個地方本來就是我的地方啊！我就是那整個地方的主人。」

他（密勒）不要走嘛，所以就「不行而到」呀！所以講這個「不行而到」的道理，密勒日巴表演這個「不行而到」呀，他們騎鼓的都是些法術啊！所以他這個「不行而到」，那一到的時候，他那個騎鼓的就自己墜落下來了。

所以這些表示呀，我們講淨土宗的「淨」呀，要「淨」到就是「無我」，要「淨」到你自己——完全是一味的空性、純潔的空性，無絲毫的執執呀，這個就是「淨」了。真正的「淨」，要達到這個樣子。

那麼「樂」呢，要「樂」到什麼程度才是「極樂」呢？這一個極樂世界，極樂世界這裡要補充一點。我們覺不覺得苦呢？現在我們念佛的人，到底樂不樂呢？啊、假如是個五濁惡世，苦的世界，你們念佛的人比較快樂一點吧！你們都念得「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喔、阿彌陀佛……」（師作悲聲苦狀，引得眾大笑）念是這樣子念，他心裡呀，只想到這個錢啊。那個死後啊，沒得那個財產。他並不是真想著佛嘛。佛有那麼「大」嘛，佛有那麼「覺」嘛；他沒得這個「覺」呀，沒得佛

那麼「大」呀，沒得佛那麼樣「淨」呀！他當然不樂嘛。

啊、但還有一種人呢，根本就沒想到是苦嘛。有的信密宗，皈依了，是真的皈依了嗎？有千千萬萬的人皈依，一萬人裡頭還沒得一個真正的皈依的了。你們說：每天這個時間嘛，我還不是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已經念了十幾萬遍了。

你念了就算了嗎？念了就算皈依了嗎？不是的！這個也可以把密勒日巴的故事講出來聽呀：

有一次啊、這麼一個獵人，有一個打獵的人，他趕著一個羊子。這個羊子，牠有一點靈性，牠就跑到密勒日巴的那個崖洞裡頭去了啊，牠跪在那裡。密勒日巴知道牠是來求皈依的。

他（密勒）說：「你等等，我慢慢同你兩個一道皈依。」

等了一下，那個獵人就也來了，他看到密勒日巴，那個殺氣還在。

「啊、你也是一道皈依的？」

「啊、是的是的，我不是來殺牠的，我是來一道皈依的。」

他（獵人）騙他（密勒）的。啊、他就罵他。他（密勒）說：

「你還算個人嗎？啊、你還不如牠是真的要皈依啊！牠這個皈依是真皈依，為什

麼呢？牠曉得這個死之將臨嘛！牠曉得要拼這個死至呀（死之到來）！牠有這個痛苦啊！牠曉得要脫離這個痛苦呀！然後牠求這個皈依呀！你呀，並沒有這個痛苦，你自由，你每天就打死很多東西，你根本沒這個意思，你根本、根本就造罪，啊、造很多罪。你皈依了還是要造罪。你如果真的要皈依嗎？你就不去打這個，不但不去打這個，以後也不再去打別個。啊、這樣你要曉得，你自己呀，將來也有個仇人呀，也要這樣的打死你呀！啊、你要有這個痛苦啊，才曉得羊今天求我這麼樣的痛苦啊。你曉得這個輪迴的苦呀，你才是真正求皈依呀！你真正得到了這個求皈依的這個——知道這個輪迴的苦了，你才能夠得到這個皈依的利益呀！」

你心底呀，我求皈依了，哦！我皈依並不是別的，我的哥哥姐姐他們也去呀；爸爸媽媽他們也去皈依，我也跟著這麼念就是了，我也不曉得還要這麼樣、那麼樣，這是什麼道理呀？跟著爸爸媽媽，就是跪在那裡，要跟著念，就這樣就是了，他也唸「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也曉得唸就是了，大家都是這個樣子。

這個不叫真正皈依，真正皈依要曉得輪迴的苦！啊、我們現在的人呀，有些是沒有財富啊；現在在寶島（臺灣）的人呀，大家的生活情況提高了，國家很太平，樣樣家裡有T.V.（電視）看，啊、有時候打打麻將；啊、有時候看看戲（電影）。啊、

舒服得很！啊、所以呢，並不覺得要皈依呀，並不怕死啊。你根本不怕死，你根本、根本也不願意死啊！

阿彌陀佛他說：「你真的皈依了，我要帶你去，我要帶你往生，你現在去不去呀？」

「噯，不啊、不啊！（眾大笑）我還有父母妻子，我還有兒子呀，我還有很多很多未了之事情及願望呀，理由多得很呀！噢，我不去，我不去！」

你一定會說不去的，你不會說：「我去呀！」然而你「信願行」又是個什麼道理？你不是「信願行」嗎？你不是願去嗎？怎麼結果你還是不去呢？現在佛來了，那這樣真正叫做皈依嗎？

所以仔細想一想，仔細問自己、問一問呀。……
啊、所以我常常說呀：

「人類無非自殺漢，世間一大宰屠場；

今朝相見皆稱好，再過百年孰未亡？」

啊、大家都死了，一百年之後，啊、大家也都不在了。今天來的，有小孩子一歲的，那麼再過一百年，一百歲了，他還沒死嗎？已死了，大家都死了！所以啊：「人

類都是自殺漢」；啊、「世間一大宰屠場，今朝相見都稱好」，啊、好呀！你好，你好呀！好，大家好！「再過百年孰未亡」呀！這個詩啊，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為什麼呢？這個「四皈依」就從這裡起的。這樣一來呀，這又有什麼皈依呀？你又不怕死，而活著的人又還沒有死。他以為這個死啊，要到死的那天才死。其實這個死啊，是剎那、剎那的死呀！一個呼吸不來，就是死啦！

所以我說這個死——日曆成冊都要警策呀！掛的日曆啊，掛的一張一張撕的，一個很大的掛曆啊，你撕一張，你大的也是撕一次，小的我也是撕一次啊。這個撕它三百六十次，這一年就完了嘛！「日曆成冊、撕一張，即廢一張，非是最後一張，才是廢也；人生積年，去一日即死一日，非是最後一日，方為死也。」（陳師引《致黃遠謨老居士勸出離書》，見曲肱齋尺牘頁一三七）不是要臨終那一天，才是死呀！要曉得天天在死，過一天，就死了一天，你常常是那麼地警策呀！你就自己可以努力呀！啊、你就沒有這個警策。不要養成這個無謂的、應付你自己。你就以崇高的、以純淨的信心，你純淨的皈依，你就會求得純淨的目的啊；就可以得到這個比較有安逸的樂呀！你就可以去享得這個釋迦牟尼佛「覺」呀！而「樂」到自己呀！毫無所謂的「我執」的「樂」呀！我們都不在家裡上求樂，不在社會上求樂，不在人我上求樂，不在

富貴上求樂，不在生活上求樂，不在是非上求樂，而在這個法上求樂！

所以這個畜生的樂，就是：噢，多吃些啊、多色；所謂「食、色性也」，這就是畜生之樂呀！這個人類的樂呢？就是「名、利」的樂啊！那四禪呢？他有個「離戲的樂」，這些樂都是升天的。升天還沒有夠樂，四喜四空，這些才是修大樂的。這四喜四樂，這個你沒得「空」，你不得「空」，就沒有得「樂」啊。這「樂」的道理啊，還深得很呀！啊、所以說：啊、要離欲，要登這個極樂啊——非要有這個神通、法樂很好的人呀，是不能登的啊！哎、啊、沒有到那個時間，講起來也是空的。

（師黑板所寫：「初喜配初空」）

二喜配廣空

差別喜配大空

俱生喜配全體空。」）

啊、中國的孔子和孟子的樂，究竟是人類之樂而已啊。所謂這個孟子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這是到了教學時候的樂啦，那個樂，算什麼啊！這些事都不算什麼樂的啦；至於其它的什麼，這些世俗事情，都是自殺呀！並不是樂啊！都只是苦呀！

所以今天時間也不多了，要講呀，都是些懊喪話，所以希望明天、後天我們再講一些好聽的話。

四四

(第一日錄竟)

第二日（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日）

次當確定修行的幾個先決條件

一、既屬無我應該追求哪一個修行的主動力？（參見29表）

A. 無我耶 B. 識耶 C. 心耶 D. 菩提心 E. 大悲心

二、一生的整個體系的修行應該有一定的次第（參見57表）

1. 以無常錢 2. 買出離土 3. 築戒律牆 4. 下菩提種
5. 灌大悲水 6. 施定力肥 7. 開智慧花 8. 結佛陀果

三、心既是一個重要工具應該如何訓練他，使他成定心？

1. 初住 2. 續住 3. 回住 ↓ 此三除心之散亂、掉舉。

4. 近住 5. 伏住 6. 寂住 ↓ 此三當防心之昏沈。

7. 最寂住 8. 專住 9. 等住 ↓ 此三當防失念。

四、業報既是重要對治之對象，應該如何分析他，調查他的成熟的先後，並且事先預防它？（參見42、66、71、72表）

我們昨天說的這個修行的「無我」啊，那麼既是「無我」了，是哪個在修呢？所以我們今天來說說這些種種主動力到底是哪一個？所以這個問題啊，很多人不太注意，然而這個這很要緊呀。你假如沒有這個主動力啊，因為一切要靠有這個主動力，你因為沒有這個主動力，所以啊，這功夫就無從證得。

這「我」啊，佛法可以破除，所以在生活啊，不要從過去的時候啊，去發現，這個不用做的。那麼現在我呀，好比我到那邊去了，我現在去了，我現在念佛了，那還有「我」在念啊，那就是我自己啊。那麼，是不是有一個「我」來縛著你呢？啊、那麼，這樣的有這個「我」在心中在念著佛啊，有什麼感應呢？你實在是，有「我」就不對呀。假如說，有這個我「我」呢，這個「我」呀，大家都有啊，你自己、我自己，都有啊！現在又有哪個真的是有「無我」的呢？那麼這個樣地又怎麼樣呢？那麼究竟我們要從哪個地方下手啊？哪個東西來指使我們來修呢？你說你要修行啊，你又是怎麼樣的修法呢？從哪一個地方下手去修呢？所以這個問題呀，在沒有修之前，就

先要解決，先要了解它。

我們這個「我」啊，就是個作繭自縛啊。自有輪迴以來呀，我們就作繭自縛，就是像這個蠶一樣的。一天我唸佛啊、我吃齋、我禮拜、我皈依、我打坐；這些個「我」啊，都是在做好事啊，這難道不是好的嗎？這不是好的，原來你並不是真的修，因為這都是這個「我」在執著的。那麼你這個轉來轉去呀，還是你一辈子窮啊。你錢多啊，你錢愈多啊，你慾望就更多啊。你要就是這樣窮下去，就把這個「我」就減少了，這就叫做除我執，本來就是這樣。我們除的就是這個我執。

那麼，原則就是「無我」嗎？而「無我」這個東西呢，並不是說是口裡講的「無我」啊！我說我念佛，我是「無我念佛」啊。佛啊，你聽到我是「無我念佛」，不是「我念佛」；這個行嗎？這還不是個「我」嗎？還不是你的嘴巴在動嗎？有的人說：我說我是「無我念佛」，我不是「我念佛」，你怎麼還說我是「我念佛」？我是「無我念佛」。這是不行的。

你這麼解釋一下，這不行啊，這還是「我念佛」嘛。那麼，我們以為說是要「無我」，這「無我」是要證到「無我」啊！要沒有我執的「無我」才是「無我」啊！要有證到空性的人，才有「無我」啊！沒有證到空性以前，就沒有「無我」！我們現在

在修行啊，要一個主動的力，這個主動力要修行以前就能得到啊；而這個「無我」呢，要修以後才能得到啊！所以，這「無我」並不是主動力，所以這個要去呀。

那麼這個「識」呢？法相宗講的「唯識」啊，一切是「唯心所造」啊。所以，我們這個唯識論，由這個「識」來修。然而這個「識」也是一樣的；你這個「識」呢，是第八識嗎？八識自己不能修。那麼當然由這個第六意識——這個「觀想」、或者這個「起念」、或者是「了別」啊，這都還屬第六意識。第六意識呢，還是想到一個「我」。第六意識呢，它是根據第七意識想著第八意識的這個「我」啊，然後去指揮這個第六意識去「了別」這個法。

所以呢，還不是個「我」在那裡修！所以說，阿賴耶識（第八識）雖然說它是個「含藏識」，它是「異熟識」，它是『去後來先做主公』那個東西啊。然而呢，它如果做這個修行主要的主動力啊，那又是個輪迴之主呀！它既是『去後來先做主公』，這明明說它是個輪迴之主啊。它『去後』呢，死後、這個五大、五識呀，這個其他各識都死了，它第八識然後再死。那麼『來先』呢？它投胎呢，八識先投胎啊。這個東西，明明指的是投胎的主人啊，那麼這個就是輪迴之主啊！我們不是要輪迴之主來為我們做主啊，而是要一個不輪迴的，要一個涅槃之主啊。要能夠證到涅槃之主才可以

呀。所以呢，這個無論你第六意識也好，或者第七、第八都好，頭等的也不行呀，二等的也不行，三等的也不行！

那麼這「心」呢？啊、因為這個「心」呢，其實心、意、識都是講這個心的東西。然而這個「心」呢，它又包羅萬象，所以大家講這個心呢——「一切唯心造」，「萬法唯心」。所以呢，修佛法的也是心哪；成佛呢，也是這個心啊，都是這個心啊！修行呢，也這個心。啊、大家都以為這個心呢，就是一切之主了。然而這個心呢，根本就是個捉摸不到的。這個心呢，從那一個心詞表裡頭，上面（62表）所有的心啊，都是世俗方面的心，下面（63表）所有的心呢，都是佛法所指定的心。究竟是哪一個心呢？由哪一個心做主呢？你也沒有法子找到啊。

那麼許多的人啊，就說是「菩提心」，因為我們都要發「菩提心」。大家說佛菩薩的船以「菩提心為因」呀。《大日如來經》也是這麼說：「菩提心為因，大悲為根本，方便為究竟。」那麼既說「菩提心為因」，當然這個「菩提心」是主動力了。試問：那個「菩提心」沒有發以前呢，你沒有澄清以前，那個主動力又在哪裡呢？誰要你發「菩提心」呢？它（指菩提心）還不是主動力啊。要你發「菩提心」的這個力啊，還是另外一個嘛！因為有一個東西要你發「菩提心」，然後你才發「菩提心」嘛。

那麼它不是最先的那一個呀；要你發「菩提心」那個主動力還是另外一個啊。

為什麼有些人發「菩提心」，有些人不發「菩提心」呢？兩個都是修行人！可見得呢，這個修行的這個主動力，它並不一定是「菩提心」。所以沒有「菩提心」以前呢，還要找到那一個最基本的那一個東西，所以啊，「菩提心」也不是的。

那麼有人說「大悲心」，啊、我們學佛的人是慈悲為本呀！隨便那個地方講這個佛法，都說「慈悲為本」，所以呀慈悲為本，本就是根本，根本當然是主動力了。這一個不然呀！這個學佛的人，沒得慈悲心的還多囉！好比在西藏當強盜的，念「唵嘛呢唄謎吽」，殺一個；另外又殺一個，又念一聲「唵嘛呢唄謎吽」。他那個「大悲心」，太多了呢！哈哈（師笑）還有這麼搞的！所以呀，這個不能這麼說呀。

那麼，這些都不是的，那麼怎麼樣呢？所以，以我這個多年的經驗、讀書的經驗、修行的經驗看來，那真正最早、最先、最要緊的呢，真正的、那個要找的；就是這個，才是對的，就是「正見」！

那麼你說：這個「正見」，還不是你的嗎？你說「我的經驗」，還不是有「我在嗎？這個不然呀！這個「正」呢，它是根據正法來的。見而「正」呢，都是由正法、正思想、正知、正思維來的啊。同時，「正見」呢，是一種結合體啊。從這個「聞

「思」結合起來，才得到這個結合體呀！我們的三階段的修學啊，是佛、菩薩規定的「聞、思、修」呀！所以，修以前呢，這兩個東西，一個「聞」、一個「思」。然而「聞」、「思」所得的東西呢，都是從佛、菩薩得來的呀，不是從「我」得來的！所謂「我」是什麼「我」呢？是我自己的習氣呀，「我」過去生所有的習氣，在「我」的神經裡頭作主，有「我」的習氣、有「我」的身形、「我」的思想。「我」的思想啊，它不是「正見」啊！有人說，思想啊、就是「見」了，思想是「見」是不錯，但它不是「正見」呀！所以，「正見」者：就是由研究這個佛、菩薩的道理，或者聽佛、菩薩的經，由這個「聞」、「思」兩個方面，慢慢、慢慢地結集、結集起來呀，得到一個「正見」。這個「正見」呢，就放在你的腦筋裡頭，就根據你的頭腦，變成這個主腦，這個主腦就指揮你的行動。啊、這個「見」，就是你私有的「見」，不是「正見」。它可以指揮，這樣指揮，這個是你的「私見」，不是「正見」，這個不是佛法；它可以這樣指揮。啊、這個才是佛法，這樣做就合佛法，那樣做就不合佛法。所以呀，這個就是真正的、真正的是個主動力！

所以，我們自己啊，無論年齡大小，學佛年數的多少，自己反省，無論看經的多少；是不是呀，我們的「聞」、「思」力，已經達到了這個程度（有了正見）。假如

沒有的話呢，最好啦多看幾本有關這個佛法概論啦、或者佛學基本叢書啦。讀這些小乘裡頭的重要經書，譬如：

《阿含經》、《成實論》、《俱舍論》。

大乘裡頭，這個：

《大智度論》啊、《成唯識論》啊。

經書呢？看：

《華嚴經》、《法華經》、文殊師利菩薩的《真實名義經》、《如來藏經》、《

金剛經》、《維摩詰經》、《解深密經》，把這些重要的經，仔細又看一次。然後呢

，就樣樣呀，對於自己的生活，對於自己的行為，對於自己應該要做，應該要怎麼處理自己的問題，都要拿這個東西為標準，然後就指揮你的行動。啊、這「正見」呢，就可以指揮你的行為，指揮你的言語，來指揮你的行動。啊、所以呢，這個主動力，就算是找到了。那麼你們詳細自己看那個廿九表裡頭，可以自己回去家裡，回去再看。所以這個大概啦，要曉得一個「正見」。「正見」裡頭還有很多的道理。「正見」也不只一個才是「正」。不過你要曉得，比如我們講這個「八正道」，這個裡頭，頭一個就是「正見」！可見得釋迦牟尼佛已經決定了，你先要得「正見」，然後「正

念」、「正語」、「正命」都正了。「見」不正呢，通通就不正了。所以，「見」要正！

好比我們現在有個問題要解決，馬上就解決這個問題啊。一個主張：他說我們要念佛。我們假如造了五逆十惡了，我們對這個五逆十惡要求懺悔，要念了佛；啊、念了佛，在死的時候都記得念佛，有這個念佛的力量，使佛菩薩的力量把你這個五逆十惡的罪業完全消去，然後你往生。這個是合乎「正見」的，因為因果律沒有破壞呀。

假如有人說：我們不管你「正見」、不「正見」，我們印光法師說過，「帶業」可以往生，五逆十惡往生的人很多啊，沒關係呀！

啊、他就不管你或者五逆十惡、念佛不念佛、懺悔不懺悔，都不要緊呀。你只要五逆十惡造了，你就「帶」去就好了！這個因果律就不合了。因果律一不合，他就違反很多「正見」；這個「正見」裡頭就違反很多了。這個並不是說違反那個報告書啊（《帶業往生查經小組報告書》），他是違反那個「正見」呀！

所以，你假如有這個「正見」呀，你就一定主張，一定主張是佛菩薩說的呀——你臨終的時候，你念「無量壽佛」也好，念「阿彌陀佛」也好，你只要念了一句也可以往生。但是你念不念，你要「帶」這個業往生去，絕對不會的。這是有理由的呀。

你硬是說，你不要念什麼佛啊，也不要懺悔，你就「帶」去往生就是，大石頭也可以擡起走，可以全帶起走，那裡有泊船的地方，石頭放好多都可以放，不要緊的，那先比丘都保證你可以放啊。那是錯誤的！那是你自己的解釋！你如果有「正見」的話，你就曉得。那先比丘所說的船，佛菩薩的船呢，是代表般若的。你這個罪業到了般若那裡呢，用般若的空性就把你罪業給消除了，那就不再是「帶業」了。你就不再說，還要「帶業」帶起去。所以呀，隨便那一個問題啊，都能夠用這個「正見」來解決。不是憑個人的私見，你喜歡那個，不喜歡那個，不是那樣的。

還有「正見」呢，他一定要合因果律，一定要合邏輯啊。比如同樣一個句子，同樣一個「帶業往生」啊，你假如是這樣說啊，這個是書上這麼說，一個書上是那麼說，那麼說：

『造業、造惡業，然臨終念佛十句，已經「帶業往生」』；

『某些造惡業，已經臨終念佛，已「消業往生」』。

你說這兩句話，說的是一樣的。那麼，既是一樣的呀，那麼這個「帶」字，是不是可以改成這個「消」字呢？當然「帶」可以改成「消」字啊！假如「帶」字可以改成「消」字啊，那麼「帶」字就是錯誤的。因為「帶」字同「消」字是相反的，一個

是「帶」去的，一個是「消」去了。如果「消」去了，就沒有東西可「帶」了；如果「帶」去，就是不能「消」的了。所以呀，很多書上呀，「帶」字都可以改成「消」字。你們試試看，你們把那些「帶」字都改成「消」字，它還是一樣地解得通。為什麼呢？因為那個理由是這樣來的！不過「帶」字唸慣了，就像口頭語一樣的，那個口唸慣了，他就搞慣那個「帶」字。所以呀，其實呢不可以用這個「帶」字的，因為你說臨終念佛了嘛，念了佛嘛，佛就把你「消」了嘛！既是念了佛，佛把你「消」了，還什麼「帶」呢？就不應該再「帶」嘛！

你把這個觀念改了，你這個正念就很強啊。你曉得這個因果報應還是不壞呀，因為我雖造了罪業，然而佛把我消了。所以常常 印光法師書裡頭，常常有『仗佛慈力』這句話。往往有『仗佛慈力』在上呀，下面還是「帶業往生」。既是「仗佛慈力」呢，他（佛）為什麼還要你「帶業往生」呢？他「仗佛慈力」不是說他（佛）有幫你「帶業往生」嘛！佛又說他不會幫你「帶」呀！他何必幫你「帶」！他可以幫你「消」嘛！所以這些啊，稍微舉一個例啊，你曉得這個「正見」的力量很大的，可以指揮你呀，做正當的事；可以正當的批評，不受人家的欺騙；不會崇拜偶像啊；不會違反因果啊！

這個因果律呀，都不能相信，這個你還成個佛教徒嗎？根本不是佛教徒！啊，所以呀，先要確定我們是要「無我」。我們修行的主動力呢，是我們的「正見」；我們的「正見」是從那裡來的呢？不是從我自己培養起來的，而是從我心上，從我的佛菩薩教出來的。

所以，佛在臨終的時候，他說「以戒為師」，又說「以法為師」。「法」也是他說的，「戒」也是他說的；啊、我們的「正見」也是他說的。所以，我們「正見」有了，這釋迦牟尼佛就在我們的「正見」裡頭，做為我們的師父了。所以，隨時保持自己的「正見」要緊，假如還沒有「正見」的話呢，就隨時要多看大乘經典，結為「正見」強固。就等於一個人呢，有一個中心思想。一個人有一個中心思想，他做事就不同了，他這一生事業一定成功；沒得中心思想的人啊，他變來變去，他自己都莫名其妙啊。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呀，一生整個體系的修行啊，應要該有一定的次第。所以，今天還有一位朋友啊，他說呀，我也學佛多年了，有時候境界很好，有時候又不行。我說：

「我們的行為呀，都是一曝十寒的。我試問你的這個時間呢？你的精力是不是打成一片在那裡修呢？」

「當然不是的！」

「你不是的，你因地不是這個樣子，你道位也不是這個樣子，你果位上怎麼能夠打成一片呢！你當然是不能一片！所以要曉得一定的行持。」

他就講常打坐。

我說：「你曉得打坐是那一個次第呢？」

很多人呀，一剛開始，就打坐，啊。一講起來呀，修行就是打坐要緊。打坐固然是要緊，你馬上就打坐呀，就打不成！很多人「打」幾十年，啊。現在就我說當徒弟的沒有打成，當師父的都沒有幾個「打」成了的！我經過的師父很多呀，有幾個「打」成了的？沒有幾個「打」成了的。為什麼呢？他們都沒有照這個次第修得好啊！

所以呢，次第很要緊。你這樣把整個體系，啊、整個體系弄得清楚呀。這個次第呢，照我的最簡單的，一定要經過這個：至少有八個次第！（按：參見57表）

第一「無常」，要修「無常」，然後才可以「出離」；「出離」之後，才可以「戒律」；「戒律」之後，就可以發願，要「下菩提種」；「下菩提種」就可以「起大悲心」；「大悲心」有了之後，才可以「施定力肥」，這個時候打坐呢，一定魔障沒有！為什麼有些人打坐成功了，有些打坐沒有成功呢？他就是前面這個次第呀，有沒

有基礎。起初、為什麼頭一個次第，一定是「無常」呢？這個你假如先有「出離」，後有「無常」，那就是顛倒了。一定要先有「無常」，然後再「出離」。

「無常」的意思呢，就是怕死，一句簡單的話，就是怕死！我們所以不能修呢，不願意專心修，不願意「出離」呢，就是不怕死！啊！我們說是說信佛啊，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啊，而實實在在呢，就不願意往生。你假如現在，在我們前面現了阿彌陀佛，我們感應很大，阿彌陀佛就來了。

「你們這樣誠心啊，昨天聽了，今天又來了，我帶你們去，你們去不去？」你們就沒有幾個人願意去的，為什麼？

「我家裡頭還有很多事情，你明天好不好，請個假可不可以啊？」

一定是這樣說的！（眾笑）哈哈（師亦笑）所以大家都不願意去啊！所以先要說個怕死，現在我們這些人都不怕死；你不怕死，你就不死嗎？不一定耶，天天還是有人在死耶！不但是天天在死，時時在死，刻刻在死呀！啊、所以呀，「無常」呢是最要緊的一個事情。

所以密勒日巴說：這個佛菩薩的路，他說這個門打開的呢，頭一個就是走向一個「無常」之門啊。你不把這個「無常」之門打開，你沒有進門呀！還沒有進門！哪

怕你學佛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你還沒進門啊！你假如沒有「無常心」呢，你等於沒有進門！不要說，「噢、你學佛多年？」「啊、是的，我學佛五六十年了！」啊、自己要曉得慚愧啊！我都還沒有開始一樣。啊、所以呀，要曉得要修「無常」呀，那時候才開始的。

有一個人，他是修「無常」的，修了幾年了，他就問他的師父啊，「無常以後，修個什麼呢？」

他師父說：「你修無常，還有什麼以後呀？修無常是沒有以後的，有以後就不是無常了。」

你有個以後，你還有個無常嗎？你有以後，你就沒得無常嘛！無常就沒有以後呀，你現在就死了！所以，我看的西藏人，那真正修無常，真了不得呀，硬是家裡的米呀，都是只夠今天吃的米，多了一點的就給他的徒弟。

我的一個師父他叫鄔金仁波切，他明天才需要的東西，今天都施了。啊、後來，所以我聽到他過世的時候，他身子都縮小了。啊、還有這個住岩洞的人呀，他還不是有「無常心」嗎？他已經避在岩洞裡頭，好比我們，人家以為我有「無常心」，我哪裡有呢？我真的有啊，我已經成就了嘛！其實我也還是沒有「無常心」啊！不過這

個腳沒有出來就是了，把這個腳勉強關了一樣的了。就好比把一個豬子，在那裡關了，養了廿五年就是了，根本就沒有做什麼嘛。

他那個在岩洞裡頭，出來解小便一下，那個袈裟，被一個樹的枝子把它勾著，他就想拉。拉一下，他還沒拉開，他拉一下就拋了；他第二念就起了「無常心」了。他是修無常，何必為這個衣服，我為什麼等它呢！我就不能拋棄啊！一拋、衣服拖了，壞了算了，這個就是無常嘛！要曉得，這個樣子修了，就是無常。

現在我們隨便什麼理由啊，都可以推託自己，就是「無常心」不夠啊！以為哦！這樣子、那樣子，就原諒自己啊，結果啦，就不能出離呀！所以就沒有幾個出離的人呀！所以要「無常」這個「心」修得很好啦，先修這個次第；這個次第修好了，然後才可以出離！出離什麼？出離限制你那個做生意，所有的件件都要出離，家庭也要出離，社會也出離，根本不與問世事，當做你已經死了；啊、父親母親也不管了，妻兒子女也不管了！開始就是隱忍要緊呀，父母都不愛了，拋棄一切呀！那沒有辦法，我要成佛，非這個樣子不可！很多都拋棄了！生生世世都有父母妻子啊，你假如這輩子不下決心，二輩子還不是這樣子？就飄流了！就輪迴了！所以我這兩句要緊的話：

『下決心便是時節，』

念無常不待因緣。」

論我的環境，我到四川去的時候，市府民政廳請我當秘書，三百塊錢的大洋一個月，那時候，也不算是不多啊。然而我夢到五姐妹（密勒日巴大師所度化之長壽女五姐妹，原居西藏雪山碧天王母山顛之仙女，皈依密祖後成為噶居派之護法）來要我出離：「你出離！現在你由四川到西康很近呀，趕快去！」

所以第二天我就跑，第二天我就到廳長那裡說：「請你幫我到西康去！」他說好，他就拿兩百塊錢。啊、我的父親、母親還在，都是六十幾歲以上，我的妻子三十歲，還有孩子也年輕，女兒也年輕，我都不管了。所以一下子，一「念無常」就「不待因緣」了，「下決心」那個「就是時節」！很多那個師父呀，我的老師父說：

「那個時節因緣啦，慢慢來呀，你著什麼死急呀！這成佛的事，三大阿僧祇劫的事，何必這麼忙呀！慢慢來嘛，你不要這麼忙啊！」

哈哈，他倒很好，為什麼？因為他就講：「大家都供養，和尚我孝子多！」

你看香港的和尚、台北的和尚，都是大富翁呀；美國的資本家都還沒有他們這樣闊呀，都很舒服啊，他們這個都是極樂世界了，哈哈（師笑，眾亦笑）他們都是很好的活佛了。我們比得了他什麼？所以他們可以講風涼話呀！我們當居士的人，要自己

謀生，你要等這個時節、因緣，不曉得要等到哪一年哪？要下決心，今天晚上下決心，明天就是時節啊！所以啊（師笑）我一個朋友叫蕭××，他對我很好，他的太太送我二十塊錢。本來呀，他們家人都是支持我的。但是她的原意就是……，她何必送錢給我？她說：「請不要再寫信要他出離呀！這二十塊錢是為這個事情。」

我說：「不要啦，這不要出錢啦，我一定不要他出離好了。」

哈哈大笑（師笑）！其實，你勸他出離，他也不會出離的；不勸他出離的人，他要出離的也等於是出離了。還有，勸他出離甚至連佛都不學了。啊、我記得有個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國教授，我說：

「這個出離要緊呀！」

他就朝他太太一看，他太太馬上一瞪，哦！不准他學佛了，他就不學了。張澄基聽了這個消息，就罵我一頓：「你講這個，對這些人講這個最高深的理論！」

啊！我說：「出離是最高的理論，還得了！那麼小乘呢？是最高深的了？那麼《華嚴經》，你現在當教授教華嚴，那也是最低級的了？哪有這個道理！」

哪，所以在這個世界上，你能開得了口？哈哈，你講的都是跟人家相反的。人家都說你呀，都是騙人的話。你講老實的，人家說你騙人的，哈哈。他們騙人的，人家

很喜歡。你錢也夠了，他東西也吃、也有了，什麼都好了，大家舒舒服服，笑笑嘻嘻的過幾天，根本沒個事情。這些不行啊！天天這麼樣過去，不行呀！一過一天就死一天。所以呀，「無常」最要緊！「無常」有了就「出離」；出離夠了就可以守戒呀。

啊、今天傳菩薩戒呀！啊、要去！我記得我在香港經館講經，有幾個太太請這個「菩薩戒」。哦，太太守菩薩戒很好，她可以將來成菩薩。哦，今天包的這個酒席，都是千多塊錢的港幣；噢、請我作陪。

我說：「好好好。」吃是吃得好，她能夠守這個「菩薩戒」嗎？戒傳了之後，戒什麼樣子，她都不知道。很多受「菩薩戒」的人啊，根本不能守一條。啊、她為什麼？根本沒有出離，你就不能守戒呀。你出離之後，你守戒，還比較容易一點。

所以，一步一步啊，你沒得無常，就不能出離；沒得出離，就不要求戒。你出離之後，求戒呢，就易得守。因為你自己已出離了，啊、你的戒就易得守一點了。有出離、戒律，你自己呢，你自己就沒得錯誤了。然後呢你就可以「下菩提種」，就可以發大願了。這個時候就可以變成大乘呀。你先把這個小乘這幾件事情弄好啊，這個「下菩提種」，就可以發大願。

很多人以為發大願，唉、這個 阿彌陀佛發「四十八願」，

「他是阿彌陀佛嘛！我們也不是阿彌陀佛，我們哪能照佛那樣地發呢？」

啊、他一講到，好像這個願呢，好像是佛發的。佛發願是現在他成了佛，所以說是佛發的。當他發願的時候，他並不是佛呀！他也還是個菩薩啊。所以啊、發願是一個因位的發願，不是一個果位的發願。所以呢，個個都能發願。特別我們現代啊，這個末法時代啊，應該比阿彌陀佛發這個「四十八願」還要多；還要、還要發得痛快，還要發得最動人呀。因為現在殺人放火，各種的這個可嘆、可悲傷的事情很多啊！（師語調悲憫）要發的願很多呀！那麼，要發呀，樣樣都是。噢、他現在又是講風涼話：

「我以諸佛之願為願啊，我不必另外發願。」

這些話都是推託話啊，自己不負責。你有你的佛，你也是一個佛嘛，你也是將來要成佛嘛！比如這個東方琉璃世界的藥師佛，他發十二個大願的時候，他並沒有說：

「阿彌陀佛你不要發『四十八願』呀，我已經發了『十二願』了！」

他不會這樣說的吧！其他的各佛，都各有各的願呀。釋迦牟尼佛曾經發過五百個願。所以啊、大家要發願呀！

如果到了「戒律牆」都有了，這些都有了，自己要曉得發大願。啊、發大願救眾生。有大願之後，就可以「灌大悲水」呀。「大悲水」是什麼呢？就是要每天想到地獄的眾生，他是怎麼樣苦的！

我們現在在寶島過的生活，生活提高了，天天都很好了。個個差不多，家家都有汽車，家家都有電視；家家都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天天都是丟這個瓶子、丟那個筆、丟那個，浪費的東西很多。這些啊，自己學佛啊，他就不注意到這些眾生現象。你假如有「灌大悲水」嘛，你就想到各種眾生的痛苦啊！地獄眾生是怎麼樣痛苦法：八寒八熱、刀山劍樹這些。這些並不是迷信啊！有些人，他信佛是信，他說這些十殿閻王啊，都是迷信啊，那是假的，並沒有這個事情。這是錯誤的呀！地藏菩薩的經，地獄的經，都是真的，沒什麼假的。所以呀，鬼卒、牛頭馬面，這些都是真的呀！啊，所以火谷啊，這些寒冰地獄、熱鐵地獄，都是真的呀！所以你要去想嘛，你要想了，你就可以發慈悲心啊！你不想嘛，就天天都是：哎，我們今天又買一個沙發了；我們明天家裡又添了一個風琴呀；後天又添一個枕頭了；小孩子買了一個大熊啊，很大呀，他們玩得很好；今天這個……只曉得你家裡自己的事務，你把他們那些個根本不管了！那你這個「大悲心」從那裡來呢？所以要想。這個也有從經典來的。因為

經典呢，研究經典的人，他一定要看那些書，大乘的書呀，大乘的書裡頭，就寫了很多呀，講輪迴苦的，寫了很多呀！畜生怎麼苦法、地獄怎麼苦法、餓鬼是怎麼苦法。這些苦一講得多了，你就「大悲心」一天一天多呀。所以我記得我在修「菩提心」、「灌大悲水」，那時幾乎是天天都在哭呀，不是講假話的，整天只是哭呀。我的工人，他同我的施主說，他說：「陳先生不曉得怎麼樣？天天都在哭？」

他聽了就特別來問：「有什麼事情沒有呀？有什麼不方便沒有呀？」

我說：「沒有。」

他說：「我的工人說你一直哭。」

我說：「那是修悲心嘛！你如果喜歡，你同著我一起修，你也會哭呀！」哈哈。

所以呀，這個「悲心」有了，「菩提心」有，然後灌「大悲水」，這樣一來呀，這個時候，就有什麼東西不同？這時就有天龍八部跟你呀。那你就不但不會有魔障啊，而且這些魔障都跑了；這些正神都來了，這些天龍八部護持佛法的，都圍到你了。不要你求他，他就來了。比如我講經，我也根本沒有打算收紅包，也沒打算收徒弟，也沒有打算拜訪名貴。我到香港去的時候，香港城隍先就來下跪，他歡迎我到香港去。結果還是我幫他拉生意呀！

我說：「香港的城隍很有靈，有事情你去報告城隍，你說我介紹來的，一定會辦得到。」

啊、你們說這些城隍老爺，他們這些小玩意，沒有成佛的那個能耐啊！越小呀，他幫忙越大呀，因為佛、菩薩是高高在上啊。比如現在你要找你的朋友幫你忙，那很容易啊。你要找蔣經國來幫你的忙就很難了嘛。所以呀，有這些「下菩提種」、「灌大悲水」呀，這些天龍八部、大小神明，都自己都來了。他曉得這個人啊，是真正佛、菩薩的眷屬，我們應該要保護他。我現在這個人呀，很多人都恨不得馬上把我打死，啊、他討厭，又說這樣不對，又說那樣不對。他偏偏打不到呀，哈哈（眾亦笑），我也一點不怕呀，打了就算了，哈哈（眾亦笑），我也無所謂呀！

所以呀，有這個次第呢，這個時候就打坐，就沒有一點危險呀。這個打坐，昏沈也沒有了，散亂也沒有了。你想想為什麼昏沈啊？一天到晚就是很辛苦嘛，很疲倦嘛，你疲倦多了，哪裡不打瞌睡呢！把你出離出了嗎？你大多數事情都出離了，那麼你輕鬆了嘛，你輕鬆了，你哪裡來的昏沈？你們散亂多，為什麼你散亂呢？心裡有事嘛！你出離了，哪裡有什麼事呢？所以有上面這些次第，然後修定哪，就不會出毛病了。啊、你說：「噢，我那幾天修得很好，又看到這樣光，又看到那樣光，後來有幾

天就壞了。」為什麼壞呢？就是：還不是你嘛，還不是你這個身體，你方法也是一樣的，你守的竅也是一樣的，為什麼又壞了？因為你那個時候，你的事情多；有的時候，事情少一點，這就不行了。你先沒有把它安頓好嘛！沒有把這個環境的這個基礎弄好嘛！所以呀，一定要有這個次第！到了第六就可以「施定力肥」，那個「定力肥」一定下去了，就可以「開智慧花」了。

很多人說：「我的徒弟啊，可以坐兩點鐘、三點鐘。」其實他哪裡三點鐘？他只是打瞌睡吧！他在那裡散亂嘛！他要這麼說。他自己也是這樣嘛！

「我自己也坐六點鐘、七點鐘、八點鐘。」亂說的嘛！這種騙人的嘛！所以現在都徒弟騙師父，師父騙徒弟。我講個故事給你們聽：哈哈，有個師父打瞌睡。

徒弟說：「師父你打瞌睡，哈，你得個什麼好夢啊？」

他說：「我夢見周公。」

「啊！你夢見周公，師父到底不錯啊，你是孔子啊！所以夢見周公。」

第二天，哈，徒弟也打瞌睡，師父就問他：「你打瞌睡，你夢見什麼？」

徒弟說：「我也夢見周公！」

「啊、周公對你說什麼呀？」

「他說他昨天並沒有看到你啊！」哈哈哈哈哈（師、眾皆哄堂大笑）。

「是的呀，我也是扯謊的。」

對不對？徒弟、師父都是扯謊。哈哈，現在就是騙子一堆！哈哈，所以啊、這個樣子不行啊。所以一定要照這個次第去修定，然後就「開智慧花」，智慧花一開呢，才能夠「結佛陀果」，這個裡頭就很多道理。那麼，講到這個定要如何「定」呢？等一下再講。

第三個呢，講到心既是一個重要工具呀，應該如何訓練它，使它成為「定心」？我們上頭不是講到要打坐嗎？假定我們這個前五個條件都有了，我們就要練習修定。而這個心呢，要有定，這個心它才是很好的工具。所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那麼先要把這個心調好了，然後呢用這個心力，觀想也要這個心，念誦也要這個心，啊、其他所有的這個正思惟，正知，正見，正定，乃至這個正觀，一直到以後，所有的這個心靈上，都要有這個心啊。同時由這個心啊，控制這個氣，由氣啊，使身體發生變化，都還是由這裡起呀。所以啊，這個心要把它控制是最要緊的一個條件。

但是能夠控制心的人是很少啊，一萬個人啊，還沒得一個、兩個能夠控制心呀。

舉個例來說：假如你今天晚上不能睡，啊、你腦筋要想事，你要它不要想：「不要想呀！我不能睡呀！」這不行呀，沒有哪個能夠控制！你除了一定要吃安眠藥，那安眠藥你吃了，迷了，或是多吃些酒，那個就是自殺的辦法。所以呀，一定要習定，習定是個最重要的事情啊！假如有這個五個條件穩穩呢，這個定是一定會好的。

那麼，定呢，定的方法多得很。就是外道也有定。這個所謂「九住定」啊，外道都有這個方法的。這個老方法在印度的外道都有呀。不要以為是很高深的東西。

先來講「初住」。「初住」呢，就是要選擇一個點，選擇一個地方。還有也要曉得定與觀的區別。定就是「止」，專講「止」。這裡專講「止」，不是講「觀」呀。

這個「止」、「觀」這兩個字，有好多人都不清楚啊！說句老實話呀，天台的智者大師，他是「摩訶止觀」、「小止觀」的止觀專家呀！我看他安名詞的樣子，都沒搞清楚呀！比如他說有個「體真止」，頭一個「止」叫「體真止」。「體真」就不是「止」了；「真」是真如，「體」是體會，體會是修觀呀，真如是所觀，體會是能觀呀！那是什麼「止」啊，體會就不是「止」了。所以我還沒開始來搞這個天台宗啊，我現在華嚴宗已經搞完了。這個《楞嚴經》呢，我已經有一篇都交代了！我天台宗還沒開始搞呀。我開始搞，這個智者大師呢，我就對不起呀！

所以你們說又是那個大師，那個大師怎麼樣，我根本沒有一點「我相」，都沒有的，因為我也沒得「我」啊！我並不是找他來打仗！我反正是為法呀！法與佛相合的呢，我就來一個隨喜，與佛不相合的呢，我要替佛說話呀！

所以呀，講這個名詞都安錯了，那個時候因為《解深密經》他都沒有看過；因為那個時候《解深密經》還沒譯出來。啊，我查了《解深密經》譯出的時間，還在他死了之後。所以呀，「奢摩他」、「三摩鉢提」，他沒有搞清楚啊！那麼「奢摩他」就是「止」啊，「止」裡就不能有「觀」。所以「止無一念之所思」啊、有個呆定理。「止無一念之所思」；

觀無一念之所捨」（師寫黑板）

這個「觀」呢，又更艱難了。但是「觀」了，你就一念都不能捨，樣樣都可以觀。哪個觀不得，就不是的，那你就不是觀；什麼都可以觀，「貪、瞋、痴、慢、疑」也可以觀；「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都可以觀；神明也可以觀，什麼都可以觀，「觀無一念之所捨」。「止無一念之所思」啊，要注意這個！沒什麼沒得啊。不論講禪宗呀，他東一句、西一句，那是等於講笑話一樣的。他那邊那個牆打破，那邊也是放屁的，兩下抵住了，哈哈，哈哈，兩邊都是放屁的。所以

呀，任何一個「思」都不是「止」啊！不止一個思，你還體真呀！你體真還是「止」嗎？體真就不是「止」了。啊、「止」是一點思想不得，就是要你死定呀，把死定生慧呀，要大死一回呀！禪家說要「大死一回」，「大死一回」。啊、他要你死，他又第三個又不要你捨念呢，他又不准你捨念，捨念又捨不得。念還是有，他那個念，還不是有個聲音在那裡；氣似乎還留在那裡，氣也沒有死；念還是不能起。不能硬是說：

「啊、六祖大師說：『慧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呀！」

這些都是講「觀」哪！這是講「觀」，這不是講「止」啊。講「斷思想」，「斷思想」呢，這個就是「止」了。「不斷百思想」呢，就是「觀」了，不能把兩個混起來說呀。

所以佛、菩薩說法，都是常依於二諦。一個是「根本三摩地」，在「根本三摩地」裡頭，不建立任何一個戲論；一個是「後得三摩地」，啊、那個講的最高的那個，我們不必說。就是講這個最初的「止」啊，一定思想不得，不論你是那一種思想都不能有啊！不管你好思想，壞思想都不能有。「不思善、不思惡」，啊、善也不思，惡也不思。所以說這個眼睛裡頭，灰也是不能有啊；金子裡頭也不能有啊。所以「止無

一念之所思，觀無一念之所捨」，要做到這個程度呀。

那個「初住」呢，就是住在那裡，死在那裡，死在一點，就是看那個地方死呢，那就自己選擇。我們要先來瞭解自己。有兩種根器呀：有的喜歡打瞌睡的人，比如胖子，身體肥一點的人啊，多半瞌睡重一點。瘦子呀，就瞌睡少一點，散亂重一點。喜歡吃肥肉的，瞌睡重一點；啊，喜歡吃自然的，就散亂重一點。這個散亂重的人呢，止的這一點，這個止的這一點啊，就要想到下面。從這個上面，從這個身的中心，好比有一個虛線，一個中心，沿虛線下來，這個虛線下來隨便選一點都可以，只要是在這個中心線。為什麼要中心呢？要保持它不偏右、不偏左、不仰、不俯、不左、不右，在這個中心上啊，隨便選一點，或者鼻尖，或者兩乳之間、兩眉之間，這個如果是昏沈重的人啊，就要選這些。散亂重的人啊，就選底下，選就大概選在臍輪啊什麼的。或者想在密輪，想在這個膀胱底下。有特別的，太太們啊，有毛毛的（懷孕）啊，或者月經來的啊，這些就有問題，那麼最好想在心上。那麼結果呢，因為這個「心之所至，氣亦至焉」，要記得這個條件，「心之所至，氣亦至焉」（師寫黑板）心在那裡想，那個氣也到那裡去了。

所以散亂重的人呢，氣是向上走的，所以散亂重的人啊，喜歡講話啊，喜歡言論

，喜歡發笑，這就是散亂重的人，所以說是氣是朝上走啊。昏沈重的人呢，就氣向下走，就打屁啊。氣要向下的，就是昏沈重的人。昏沈重的人呢，就要想上頭一點；散亂重的人呢，就要想下頭一點；不散亂、不昏沈就想到心間一點就可以，兩乳之間也可以，這是決定這一點。決定這一點呢，雖不是說永遠要保持這一點，那麼最低限度，從你這個開始打坐，到這一座完工，在這一座的期間要保持它，不能挑。第二座你就挑換還可以，但是這一座一定不能任意挑，你把這一座試一下，打下去。啊，所以「初住」呢，就是在這一點上就住到。所以說姿勢呢，那個「七支坐」是最圓滿的。那個很多書上都有「七支坐」。「七支坐」的幾個條件啊，想來大家都知道。怎麼樣呢？就是身體保持端正啊，這個，在這一點住了，住到要長了呢，住到很長了，這個就謂之「續住」了。它自己就變成「續住」了，就謂之「繼續住」。

第三呢，「繼續住」之中呢，就不能最長，它就想，它就打妄想了，在打妄想的時候，你把它拉回來，就謂之「回住」。「回住」啊，就是從那個妄想，或者好比你現在打妄想啊，我要到那裡，今天晚上買點肉吃，或者買點三明治吃……哦！我下坐我自己會曉得買嘛，你何必現在想呢？就拉回去，不要想！啊，這個拉回來了，就謂之「回住」。所以這三個呢，就是除散亂、掉舉的。你在這個三個修的時候，你就觀

你這個心啊，到底它出去了沒有？是不是在想別的事？想到別的事情就一定要拉回來。拉回來一次、不行，又想到別的事，又拉回來；拉回來了又拉回來。這拉好多回次呢？頂多可以拉十回，就算了。他們那個打了兩點鐘，打到四點鐘的，他根本也不會拉，哈，他就是呢，幾百回就讓它這樣跑下去，他就謂之打了兩點鐘了，那就是騙自己的！所以這個不好啊！這個樣子這麼東跑西跑打妄想，坐下來就打妄想，那就很討厭，最好就下來。你拉回來固然你曉得是自己拉回來的，然後又去，又拉回來，拉到十次以上了，就最好不打了，就下來。下來，就繞佛。下來並不是要你出去玩呀！（眾大笑），就繞佛、繞佛就說呀：「我很慚愧呀！這個前生造作了業，所以呀，這個思想很多啊！拉回、又來，拉回又走了，拉回又走，拉回……」啊，所以繞佛這麼懺悔，或磕頭。然後呢，走到脚又走活動了，然後又打坐，又坐上去，然後又修「初住」，然後「續住」、「回住」，記得啊，寧可短，不可在座上東拉西拉的。（眾大笑）

第四個呢，就「近住」了，假如你以後啊，拉了兩、三回之後，它拉回來，它覺得我回去，走了又拉回來，我就不去算了，它慢慢呢，它就定了，它也不願意去了，它就慢慢就「近住」，像個要住的樣子了，它自己啊有點相似，它這個住呢，並不是

真正住了，它是相似要住的樣子了，就謂之「近住」。「近住」又住得久一點呢，它就謂之「伏住」。它這裡都還沒有散亂，這些都沒有散亂了，這個三個都沒有散亂，它都朝這個昏沈跑，它現在這三個都是朝昏沈跑的。「近住」之後，它還想住、還想住、想住，……久一點，昏了，昏完了，就傾了，傾完了，就倒下去還不知道！（眾大笑，後師亦笑）那就很危險了！

所似啊，「近住」之後就「伏住」。「伏」呢，就是說，它那個心呢，已經是調伏了，不十分勉強了。啊，它「近住」之後，它慢慢自己就很調伏一樣，就「伏住」。好比他們外國的狗，拿著椅子來了，

[Sit down!]

牠就sit down (眾大笑) sit down了，就「伏住」了。「伏住」完了之後呢，它就慢慢就「寂住」。它就不但是完全可以住啊，而且很寂靜，好像晚上一樣的，本來是日裡，他就覺得呀，他自己一個人呀，這個晚上的樣子了，就「寂住」了，所以這裡就昏沈來了。

所以到這個地方啊，這昏沈就來了。這昏沈一來了呢，就要注意。要昏的時候，就開始注意。一昏的時候，你就把眼睛打開一些。原來你眼睛呢，可以半開或者閉眼

睛。散亂重的人，修這三個的時候，眼睛可以閉著，或者半開、垂簾或者半開。那麼在這裡呢，就打開，要昏的時候呢，就把它打開一些。先慢慢的鼓，不要一瞪就鼓起來，慢慢地鼓起、鼓起，還有點昏的樣子，更用力鼓起、鼓起，眼睛向上的鼓，這是眼睛的方面。牙齒方面呢，要咬緊，牙齒啊，要咬緊一點，咬緊一點。舌頭啊，向上頭頂一點。啊，還有一個秘密地方呢，那個屁股眼啊，向上頭提一點，好像上頭有大便要下來的樣子，要把它引上來，要好像引糞一樣的，要把它提上來；不要提得太厲害了，提得太厲害了，將來呢又是頭痛啊，又是眼睛病啊，又是出鼻血了。這些毛病呀，那比散亂的毛病還多啊。上頭有火氣的時候，那個很難治啊！

所以「定」呢，沒得那五個條件在先啊，最好不要搞啊，很危險！你要曉得這三個就是防昏沈。防昏沈有這幾點，就是：眼睛鼓起，牙齒咬緊，舌頭提高些，肛門提縮，這是防昏沈。

最後呢，就「最寂住」，這個時候呢，就更加寂住了，更加寂靜、很寂靜；很寂靜、「最寂住」，就「專住」了。他專心一致地住在那裡了。啊、「專住」之後呢，「等住」。「專住」與「等住」有什麼分別呢？「專住」呢，就是專住在一點。「等住」呢，就是這一點哪，它就不只是這一點了，它隨便那一點，都可以平等而住。這

一點呢，隨便在哪裡，都在那裡住，謂之「等住」。「等住」者，這個專注之點哪，移到任何地方啊，都可以住，這就成功了。然而呢，還有一個毛病在那裡呢？它就易得「失念」。失什麼念呢？它這個時候，本來就沒得念了，為什麼又叫做「失念」呢？這個事情呀，就很難得講。因為我們這個人，對於本性的性體啊，根本不知道啊。這個人的性體啊，他本體啊，他有本體的明啊，本性的本明啊，他有個本明啊。他這個本明啊，你不想啊，他還是明啊。你想固然是利用這個明去想，但是你不想要的時候，他還是個明啊。你想的時候，這個明呢，就想去了；散亂的時候，這個明就散亂去了。但是你不思、不想、不昏的時候，他這個明呢，就住在那個地方。那個明啊，他就完全就、幾乎就回到法界那個本性去了，所以就怕失去本來這個緣。因為這個時候，不相關呢，就不說這一套呀。其實呢，那個東西，就是那個傢伙。如果能夠把這個念保持了，將來起觀的時候呢，那就很好了。就在那個地方，就豁然一念就貫通，就是那個東西。

所以說「豁然離垢」，也就是「豁然貫通」，就是這些字眼啊，它就是表示這三個啊，這一點啊。還有啊，這個懂密宗的人呢，這個「那打」啊（藏文空圈「འོ」）這個那打歸空的時候，從這個尖頭就歸空了。這個角啊，三個：無生、無相，無願啊

。這三個角啊，這三個角都可以解脫，又為什麼要在角上解脫？它就是「離」，「豁然離開」。念而無念，無念而念，無生而生，無相而相。無願而願。

有些大呢，他說這個東西你講得太奇妙了，可不可以舉個例？有個人啊，大家都知道，你們天天不是聽這個 tape 嗎？（錄音帶）鄧麗君啊，鄧麗君啊，她喜歡唱低音的，低音她有的唱完之後呢，她又拖得很遠去的樣子，最後一字，拖得很遠那個音啊，最後那一句，那個拖下那個尾巴，尾巴最後一個沒的那個東西啊。曖、就是那個情形。你回去試一試，聽一聽，那個東西就對了，要像那一點點的，那一點點，你不要把那個東西完全忘記了，你不要以為那樣一點點，那一點點作用很大。嗯，所以「豁然離垢」，「豁然」！「豁然離念」，「豁然貫通」，「豁然」！一切「豁然」！「豁然」或者「本然」，這些字眼啊，都是指這一點而言的，都是講這一點而言的，這些是很要緊的秘密！假如我自己是道家，這是金不換的，你如果出十萬美金都不夠的！不告訴你的！

。所以要保持這個正念，保持正念呢，所以第一天先要講「正見」就要懂這個道理。所以我們要曉得這整個的法界啊，整個的「十法界」啊，這個「十法界」裡頭啊，我不是說了兩句話嗎？此地是空間講呀，此地是「東方的西方」，也是「西方的東方

」。這是空間來講，所以空間是無限制的，所以空間也是「空」的。

時間講呢，此時今天，也是「明天的昨天」；今天也是「昨天的明天」，所以三世也沒得一定的。還有呢，昨天、今天、明天，這個三世啊，都在這個十法界裡頭。所以說：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一切劫即一劫，一劫即一切劫」

在空間上來講呢：「一即一切」；在時間上來講呢：「一時即一切劫」。我們大家都在這個法界裡頭。釋迦牟尼佛啊，三千年以前的釋迦牟尼佛；我說「自甘落伍三千年」，不算頂落伍啊；釋迦牟尼佛以前，還有很多佛啊，那些並沒有死啊！將來還有佛，不光是彌勒佛，還有很多佛。將來你們也都要成佛；你們兒子、孫子都要成佛，還是在這個法界裡頭。這個法界是隨時都現前。所以它沒有時間、空間的限制。所以要曉得、要懂得這個道理。所以「真如」、「法界」先把這樣懂得了，所以西方也好，南方也好，北方也好；阿彌陀佛也好，彌勒佛也好，這個裡頭就沒有限制了；「常寂光土」也好，這個「凡聖同居土」也好，都在這個裡頭。還有從初發心乃至成佛，都在這個法界裡頭啊。

所以，你不便把他這個初發心看得太低了，也不便把他那個已經成了佛看得太高了，這都是一個、整個的法界，而整個的法界是包括十世，包括過去的三世，現在的三世、未來的三世；包括十方：東方、西方、南方、北方，包括上方、下方（還有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包括——時間也包括了，空間也包括了。所以說「十如」，啊：「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如是。」懂得這個如是，就懂得「無我」的道理。人之所以有各種的煩惱，在這個十法界裡頭，這裡究竟是為什麼呢？他自己把這個我搞得太小囉，自己把這個我搞得太小了。你如果懂得這個道理，你把這個「我」不要，你把所有的法界瞭解了，你的定力，完全是這個法界，你時時在這個法界裡頭，處處在這個法界裡頭，那麼你當下就是阿彌陀佛的法身佛了！

啊，所以現在都九點多了，這個現在講完之後，最要緊的是這一個。我們念佛的人，也要懂得這整個的道理——如何即身成佛，整個道理是這麼樣的。但是啊，我們現在沒有證到呀，口裡講的不是現在可以算數的啊！臨終死的時候，你光是這麼講是不行的呀。所以「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啊。說得過不能說是跳得過呀。所以要緊的是要懂得這個業報呀！業報既是重要對治之對象，應該如何分析它？調查它的成

熟的先後，並且事先預防它？這個是很要緊呀。因為我們現在並不能與我們所講的這個法界啊——我們現在並沒有，雖然曉得有這個道理啊，我們現在並沒有達到這個三摩地啊。沒有達到這個三摩地，我們就常常在我們的小我裡頭，自己輪迴呀，那麼就脫不了這個業報的關係啊！這個業報的關係，我們所謂往生啦，是「消業往生」也好，「帶業往生」也好，你針對這個業報的問題呀，是很要緊。究竟什麼業，什麼報；什麼業，生什麼土；什麼時候生，生在哪個地方去；啊、哪個先報，哪個後報。啊、要如何預防它，它都有一定的呀！

那現在呢，請你們翻到那個42表。42表裡頭就說明了「四聖法界及邊地功德情想惑業」，佛法界、菩薩法界、辟支佛法界、羅漢法界、邊地、七寶宮殿、蓮胎。這個裡頭啊，都各有各的業。我們別的不管啊，上面這四法界不管；底下這個邊地、七寶宮殿、蓮胎，都是講西方極樂世界的。這裡頭說：「已經蒙佛消煩惱罪業，不用再帶，然有疑惑之業，是因為有這個疑惑之業啊，故坐此薰陶以澄清之，具有佛性，蒙佛接受。」然後在這裡花開見佛，再由觀世音菩薩開示這個真如實相，然後才可以見佛悟無生。所以這裡頭是，這個蓮胎啊，並不是為這個五逆十惡的呀。那個經書上有啊，《無量壽經》裡有的呀，不是我說的！所謂「帶業往生」，他們所指的「帶業往

生」呢，以為就把這個證明了，這就是七寶宮殿、蓮胎啊，是「帶業往生」這個地方，這個地方不是五逆十惡的，是那些疑惑的，那是經書上說了的，《無量壽經》裡頭寫了的有，我那個《報告書》裡頭有，你們可以查得到。《報告書》上正確的，那個疑惑的業，七寶宮殿，都是那些疑惑的業，疑惑為什麼又可以呢？疑惑的業也是業，五逆十惡的業也是業，為什麼疑惑的業又可以呢？五逆十惡的業又不可以呢？

五逆十惡的業，是那種粗重的煩惱，它是，它是行動啊，它是一種行動啊；疑惑是那個思想啊。思想壞了的，思想壞了的人啊，他不見得就有行動啊。他思想壞，比如我們大陸的人，他們一來啊，他沒有這個很多反對國民黨的行動啊，他就光是曾經受過共產黨思想的人啊，恐怕他還有思想啊，就把他放到一個地方，等到他感化完了，放到裡頭，就是使他感化，那是思想問題啊。疑惑是思想問題嘛！這個煩惱業、瞋業；瞋業、煩惱業，打架扯皮啊，你假如說，打架扯皮的人，都可以「帶業往生」嗎？你跑到那裡去，他以為「我已經念了經了」，我就可以還是來打架扯皮啊。先把那個觀世音菩薩打倒一下，「你什麼道理？搞得我好久才入定呢！」就把他打倒一下，那就是煩惱業。那五逆十惡，說不定他先把這個阿彌陀佛砍一刀，砍一刀這個是五逆嘛，出佛身血嘛，這還行嗎？阿彌陀佛他自己都不能保護他自己呀！所以五逆

十惡帶不得，五逆十惡一帶了，阿彌陀佛就不能保險了，就沒得保險沒有事。咦，疑惑可以帶，為什麼呢？疑惑它是思想嘛，就不要緊嘛，等他放在那裡坐一下子，他就清醒了嘛，他就腦筋就清醒了，所以要在這個蓮花裡頭坐就為的這個疑惑嘛。所以思想與行動不同。還有的呢，不光是凡夫有疑惑，就是疑惑裡頭有各種疑惑，啊、有見思惑、有塵沙惑、有無明惑。裡頭不是有菩薩，不是有各種菩薩嗎？菩薩裡頭也還有疑惑的啦，羅漢也有疑惑的啦，如果他不能往生，那麼這些羅漢他們，這個「四聖」又哪裡來的呀？「四聖」不是都可以成就了，沒得西方極樂世界還是有「四聖」嘛。「四聖六凡」呢，是「十法界」嘛，沒得西方極樂世界還是有嘛。所以啊，其所以是疑惑，疑惑就可以通過；這瞋行動、瞋業不能通過，就是這個道理嘛。你如果瞋也可以通過，這就像這個娑婆世界嘛，他就可以殺阿彌陀佛去，就向觀世音菩薩鬥爭，他就可以去找大勢至菩薩清算了，他就搞這些，所以不行嘛。

所以以上頭，你要先曉得這個鴻溝啊。這鴻溝就是空性，「空性無我」是個鴻溝。你證到「空性無我」，就通過這個鴻溝；通過了鴻溝，那邊就是「四聖」，這邊就是「六凡」。這個所謂般若船，到岸不需筏，過河就用渡船。渡河就是渡這個河，渡這個「空性無我」。那麼其餘這個西方特別受限制的呢，就是有這個多餘的疑惑。因為

這個凡夫有多餘的疑惑，而生這個邊地，而生這個蓮胎，生這個七寶宮殿。這是多餘的；這是佛、菩薩的慈悲！然而呢，專指的是「疑惑業」而已啊，並不是指的煩惱這個行動。這個裡頭，很容易了解嘛。比如我們家裡，你假如說，有個嬉皮來，你們曉得他是個共產黨，他如果不是發狂一樣的，你請他進來，吃杯茶，也沒有問題啊。他假如是一路就發狂打進來呢，你就無論如何，你就把門關著嘛，你不准他進來；他如果要進來，你打電話告警察局把他抓出去了嘛。這是一定的嘛！

所以「六凡」裡頭啊，天道呢，他就是五煩惱裡以慢為多；所以曉得這個道理嘛，這個修羅嘛，五煩惱裡頭以疑為多；人類嘛，就是雜染多；畜生啊，就痴煩惱多；餓鬼嘛，就貪煩惱多啊；地獄嘛，就是瞋煩惱多啊。這特別的例嘛，就是念佛啊，就可以蒙「消業」啊。不論你造了好多，念了佛，就能夠「消業」，並不是他能夠「帶」啊。

這些啊，這個情想也是很科學的呀。那麼你情想呀，這個情想，它是屬心的；慾望就下沈的呀，所以無論中醫、西醫都承認這個東西呀。所以慾望重的人就是下沈的呀，他都是下沈的；這個思想高一點，他就上浮的。所以說：「氣之輕清，上浮者為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所以啊，這個是《楞嚴經》裡頭說的：天道是純想；

貪、瞋、痴、人、慢、天、疑、阿修羅。

修羅呢，就情少想多啊；人道呢，情、想相等；畜生呢，想少情多；餓鬼呢，七情三想；普通地獄，九情一想；無間地獄呢，就純粹是情啊。

這些業都了解了，就曉得怎麼樣，就曉得自己怎麼檢查呀。檢查了瞭解以後啊，你要曉得個先後啊。他這個死的人呢，要死的人啊，他這個業到臨終的時候，就是先報重的，後報輕的。啊、如果兩個輕重相等呢？就先報有增上緣的，次報無增上緣的。如果兩個又相等了，就先報先造的，後報後造的。先報這個重一點的，後報這個輕一點的。如果兩個又相等了，就先報先造的，後報後造的。這個是《俱舍論》裡頭有的。這些啊，這些都是佛經上說的啊，不是我們去想出來的。這些大概，你曉得這些大概的情形了，就曉得臨終的這個很重要的，就是：不怕你做了很多事情，你假如臨終這些東西沒有搞得好了，那麼以前的那些都很危險！譬如梁武帝他的太太，她不是做了很多好事嗎？然而她臨終的時候，她因為發了一個脾氣啊，她就變成蟒蛇。照道理她不應該變蟒蛇，她起了很多塔，她的男人做了很多好事，她都變蟒蛇，這些普通百姓還得了？他們做的多少好事？但是她為什麼變蟒蛇？她這個臨終的那個惡事做得太壞。她因為發燒、發熱，她那個侍女啊、托扇，那個扇落到她臉上，她就發脾氣。

她說：「你落到那個扇在臉上！」

她就痛呀，她臉上已經起發燒，她這一來啊，她在那個情形，那個上頭就死了。所以呢，就蟒蛇的瞋心最重，所以她就死了，墮一個蟒蛇。但是她因為好事做得多呢，很快就能夠有機會報夢，就報告梁皇。

她說：「梁皇、梁皇！我已經墮了蟒蛇了，趕快幫我念、拜懺啊。」所以就有這個《梁皇懺》啊；《梁皇懺》這一拜，她馬上就轉生了。

所以這些呀，懂得這些故事，懂得這些，所以這個業力不可思議呀。啊，所以要曉得因果報應呀！不要瞋心隨隨便便，可以馬馬虎虎的，要慢慢來。至於業果要如何細心檢查？將來如何面對？這我們還有兩、三天可以講啊！

（第二日錄竟）

第三日（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三日）

次當融會顯、密、淨土教授，
不僅不加誹謗，亦且戮力篤行

一、當知淨土宗之上根並非是上三品，古德四種異說不合佛正見（參見第49、50表）。

二、修上根成就「法身阿彌陀佛」，當配合禪宗參「即心即佛」為常法，或其它話頭（第21頁第八章）。

三、修上根「報身無量壽佛」當配合密宗「彌陀、長壽合修法」，及「遷識成佛」與「消業生西」有上根、中根之差別（參見第51、52、60（五智）表）。

四、修上根「化身無量光佛」、「西方三聖」救度六道，變化

三十二身等法，當嚴密配合四種悲心與三輪體空(61表)。

我們這個經裡頭有不謗大乘。現在我覺得呢，不但不謗大乘，而且我們應該把淨土宗有關的大乘呢，應該儘量的聯合起來，融會起來。所以呀，要把這個其他宗的，與淨土宗有關的教授，都應該要採納。比如密宗裡頭的「阿彌陀佛法」，難道不是淨土宗？啊、還有像一般所謂「頗瓦法」、「開頂法」、「遷識法」，這些直接開頂，直接成就阿彌陀佛，難道這不是淨土法嗎？所以呀，關於這些，你學不學在於你呀。但是應該要曉得，不要隨便誹謗啊。假如沒有學或者沒有這個知識啊，你覺得我們念佛啊，只要念到十念就可以往生了，對於這個所謂「即生成佛」的「頗瓦法」呀，他有點輕視，這個中間就含有誹謗。所以那個要你誹謗，這個不誹謗啊，並不是要你嘶口漫罵才是誹謗啊。你假如有些輕視它，就不對了。你假如能夠在這個研究淨土宗的時候，你把這個與淨土宗有關的其他宗裡頭啊，與淨土有關的阿彌陀佛的法呀，都能曉得個大概呀，是這個講淨土宗的人呢，應該有的責任。

有很多人呀，說我表面上是提倡淨土，實際上是提倡密宗，絕對沒有這個事情！我在香港的時候，遇到我的老施主石先生，石先生呢，他以前幫我出版過這個《中黃

督脊辨》，那個書，出版了十幾年了。後來一次因緣，偷到自己印、自由出版社的蕭天石啊，他們印了賣錢，根本沒有得我的同意。講這個呢，不管它。原來這個石先生當然是密宗啊，他也不誹謗念佛，他自己也還是念佛，他現在有七、八十歲。他就邀請我，他說呀：

「你上回呀，我們希望你講密宗，你說講淨土，這麼一點，第二次來，你就不要講淨土了。」

他當著這個噶瑪巴中心的黃太太說啊。那黃太太她也是那個中心的主持人啊，他以為這一說，黃太太一定會贊成了。但是啊，她這個主持人呢，她並沒出錢，請我來的並不是她，不過借她的地方而已。所以她沒有權力限制這個，出錢的人還是喜歡要講這個淨土。所以結果呢，我就說對不起，因為他們出錢的人要我講淨土，我才來的，同時我現在是這個「四十八願」還沒有完成的時候，所以呢，我還是要講淨土。你喜歡呢，你聽啊；你不喜歡呢，你另外出錢請我來講密宗也可以呀！我們幾乎吵起來了。

假如我真正要宏揚密宗啊，我為什麼不講密宗？我當然也還是可以講。我要講密宗啊，不說「四十八願」，就一百零八願都可以講得成。為什麼偏偏要這個淨土宗啊

？自己本來是個修密宗的人啊，偏偏要講淨土宗，因為我們是要利益大眾，不是專為自己啊！

因為大家對於這個淨土宗興趣大，同時呢，淨土宗容易入手，也容易成功啊。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提倡這個淨土宗，要他來誹謗密宗也不是。也不是說要提倡淨土宗就要誹謗禪宗，也不是的。也不是說要提倡淨土宗啊，就是提倡念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老老實實念佛，就是這麼簡單幾句話，也不是的！

所以我今天呢，就提出這個問題啊，要曉得這個淨土的教授啊。所有的淨土教授、禪宗、其他各宗的，其餘啊參「念佛是誰」，還不是可以嘛。禪宗講它參「念佛是誰」啊，為什麼參這個？為什麼這個，有所謂「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古人還是贊成啊！所以呀，不但是不要誹謗，而且戮力要篤行。這個裡頭，就有四個問題啊

一、「當知淨土宗之上根並非是上三品」

很多談淨土宗的，以為這個上根、中根、下根呢，就是由這個九品來分的。以為上三品就是上根，中三品就是中根，下三品就是下根，這些是錯誤啊。所以要曉得，這個裡頭啊，古人所說的「四種異說」，不合佛的任何正見。所以你們找到第50表，

第50表中古人有四種說法，有好幾種都是我們的祖師提倡的。好比初祖啊有個說著，二祖啊也有個說著。初祖慧遠就是頭一個，初祖說上品上生就是四地到六地；上品中生呢，就是初、二、三地；上品下生呢，就是發心菩薩。那麼試問六地以上呢？那麼淨土宗裡頭就沒有嗎？我們所謂淨土宗普被三根呢，那麼這個三根的上根就不是成佛的上根嗎？而只是四地到六地才算上根，上了六地打止才算上根嗎？那又何必說是普被三根呢？它只有普被到六地而已呀，那樣的話普被三根就不對呀。所以頭一說呀，也不完全哪！它不完全是普被三根。還有你這一說，在淨土五經裡頭有沒有根據啊？你不是根據《阿彌陀經》，也不是根據《無量壽經》，也不是根據《十六觀經》，也不是根據其他這個淨土宗的，好比《大勢至章》呀，或者是《心經》呀，或者是《普賢行願品》呀，都不是的。所以這一說呀，不管你是初祖說的，我們不能說他是初祖，隨便說錯了也應該捧他，這個就謂之偶像啊！沒個理由捧他，就謂之偶像。

第二說啊，是天台智者大師，他的體會：還有中國人對於這個菩薩啊，哈哈！要曉得一個菩薩，自泥巴菩薩起，以上的各種菩薩，他們都很多，乃至於佛，不叫「菩薩」。在普通人的眼中啊，那個泥巴菩薩好比一個不倒翁，這邊這個也是一個泥巴菩薩。好比你到廟上去見到四大天王，也是一個泥巴菩薩。天王也是菩薩，不管你是

是有初地菩薩的資格。當然啦，天王中毗沙門天王，他是釋迦牟尼佛證明他是八地菩薩。但是不一定每一個天王都是菩薩的，甚至初地菩薩。初利天王都沒有啊。因為天王他是管一個天啊，他不一定要有初地菩薩的地位，他就可以做天王。好比呀，這個基督教那個所謂耶和華這個天啊，他並不是菩薩呀。好比這個婆羅門這個“Brahma”，他也並不是菩薩，他就是管一個天就是了。好比回教的阿拉，這個也不是菩薩呀！但是我們都稱菩薩。假如你塑了一個菩薩，都叫做菩薩，都是菩薩啦，不管你釋迦牟尼佛也好，阿彌陀佛也好，啊、就是佛菩薩。這裡要安一個菩薩，這是藥師佛菩薩，這是阿彌陀佛菩薩。這個佛菩薩加上一起來了，所以這個菩薩啊，就是變成一個最普通的名字。這是不行的！

所以上根所謂菩薩呢，就是指初地到十地菩薩，十地等覺、妙覺的菩薩。已經成佛了，就是佛法界；菩薩呢，就是菩薩法界。菩薩法界有菩薩的業，佛法界有佛法界的業。所以這個四聖六凡裡頭，每一個都是說他做什麼業得什麼報。現在天台智者大師說啦，他說所有上品三生，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這個三品裡頭，這個都是上根，這個都是地前菩薩。他也不叫六地，也不叫七地，他這個是籠籠統統，就是地前菩薩。這個行嗎？所以慧遠啦，慧遠他的佛學很不錯，天台智者大師也不錯，他

們兩個人說的就互相抵觸啊！兩個說的差得遠了。那麼我們所謂上根，到底哪一說是對的？這是第二說。

第三說呢，就是慧皎大師。慧皎大師也是很有名的師父啊，他裡頭就說，他比慧遠大師多一地，上品上生是七地，上品中生與慧遠說的初、二、三地；上品下生與慧遠相同的就是「發心菩薩」。不過呢，他所不同於慧遠說的，就是多一地。他這個多一地呢，有什麼理由呢？他的書上也沒有說明，這很奇怪！你比人家多一地，這個多一地的理由在哪裡呢？你自己啊，證到八地菩薩了嗎？你可以講你自己是不是有八地菩薩的功德？你又能管哪一個啊？所以淨土宗的行人，頂多只能夠得到七地啊。那麼淨土宗所謂的上根呢，只能夠達到七地啊，這個又是什麼理由啊？還有他從淨土基本的三經裡頭都沒有根據啊。

第四個呢，是善導。善導也是很要緊的一個祖師啊。這個是我們淨土宗第二個祖師啊。他說啦，上品三生，中品三生，下品三生，這個「九品啊」，一切都是凡夫。不過上品三生呢，他是遇了大乘的凡夫；中品三生呢，就是遇了小乘的凡夫；下品三生呢，就是遇了惡人的凡夫。這個還整合九品啊！但是你九品，只是大乘、小乘，這個只是「遇到大乘的凡夫」、「遇到小乘的凡夫」，那麼他自己都還沒有成到個什麼

地位，自己都是凡夫啊。那麼所謂上根、中根、下根三根都是凡夫啊，那麼成個什麼普被三根呢？這個也不對了。

所以這個四種說法啊，都不合理的。這裡我的就是第五種說法，我這個說法並不是由我自己我執發生的。我們說要有正見，正見要有經書的根據呀。所以依經典為根據，所以說依《觀經》判定，所以這一點很要緊啊。《觀經》不是第一觀觀什麼，第七觀觀什麼，這個裡頭第一觀到第七觀，都是觀這個佛菩薩他依報裡頭的東西。那麼依報當然跟你本人的根器沒關係啊，不過提到這個依報起觀的道理就是一到七是淨土佛菩薩的依報。那麼從八觀起就是法身佛啊，那他怎麼說的呢？大家看看這個表啊，八到十三觀是佛菩薩的正報啊。

49表第八觀說呀：「諸佛如來是法界身，能入一切眾生心中；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這個是指證法身的辦法，這個就是指法身佛。「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這個「心」啊，就是這個「絕對的心」，這個心就是「真如妙心」的心，這個心就是「如來藏心」的心，這個心就是「法界身」。「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這個如來是法界身啊，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啊。所以很多人說：「你講經、你講阿彌陀佛就阿彌陀佛，你一講就是諸佛諸佛，那你講得太寬了。」這裡不是《觀經》講的嗎？這不是淨土